

年卷

期

2

1

第

第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貢獻旬刊第二卷第一期目錄

春(封面圖案)

春之花(題頭裝飾)

一九二七年的李四

紙的藝術

伊本納茲

島

晚霞的日記

布拉提阿諾死後羅馬尼亞政治之出路

羊城風景片題記

文藝通訊社

小品

「貢獻」與「新評論」

苦悶枯燥的西安

尋着了我們的證婚人

方勻女士

春 苦

徐蔚南

方乘

沈餘

汪儻然譯

一 青

彭自相

鍾敬文

林風眠等

江紹原

章乃器

劉更生

張天一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三十册}大洋三元

(本國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代派章程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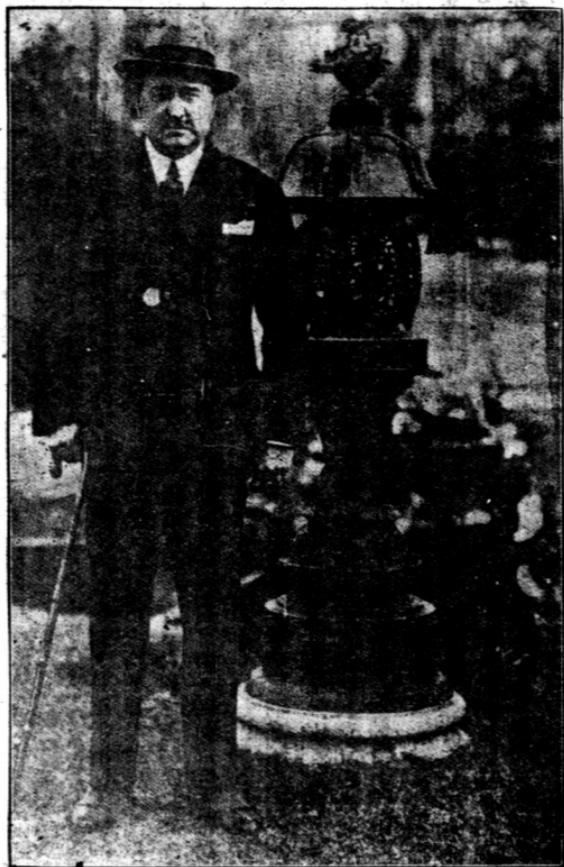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十七年三月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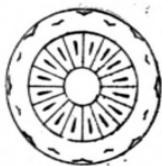
莊 燦

最近去世之西班牙作家伊本納茲



(此像爲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來上海時所攝，見本期第二十一頁。)

Vicente Blasco Ibañez



一九二七年的李四

徐蔚南

一九二七年真是我們長江流域人民悲喜交集的一年。這一年中，革命軍的勝利，軍閥的敗潰，共產黨的擾亂，商業的停頓，工廠的倒閉，田禾的豐收，有多少件事使人民歡喜到發狂了，有多少件事使大家痛哭流涕了。不僅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是如此，就是那種做革命官的何嘗不如此呢。此地關於革命官三個字似乎應該略加一點說明。原來自從革命的軍事勢力膨脹到長江流域之後，內地的一般老百姓，對於國民黨黨部的職員都稱為革命官的，以別於如縣知事那樣的行政官吏。他們只知道革命黨，不知道國民黨。他們把黨部當作革命黨添設的新官廳。但是黨部職員不是政府所任命的行政長官，便在官字上面加了『革命』兩個字做區別詞。在他們，擬出這個新名詞來，當然認為很有道理，不可非難的。

江浙兩省，因為當革命軍事勢力沒有從廣東發展出來之前，早已遍植黨部的緣故，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季，革命軍來了，自然所謂革命官也者遍地皆是了。卻說江浙交界

之處，有個S鎮，是屬於浙江C縣的，縱橫的市街都不過三里，但是市上商業卻很興盛，尤以絲織品為大宗，並且因為接近東方的大商埠上海的緣故，那個鎮上也享受着一點近代的物質文明，譬如電燈，電話，汽油船之類。當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軍已達到S鎮上了，同時那革命官在鎮上也出現了。革命官們在鎮東的一座破廟裏設立了一個革命的新衙門——黨部。他們都很忙碌，一面要接連地招待革命軍的食宿，代購稻草和小米，一面又要貼標語，分傳單，開市民大會。他們雖很勞碌，但是他們不特毫無怨恨，反而很快活。

S鎮上國民黨員雖有二十多人，但是最忙碌，卻只有三四個人。一天，他們覺得事情應該大家分做做的，於是開了一次會分派職務，議定暫時設立四科：一，總務科，這是招待革命軍隊以及和當時他們眼光中視為土豪劣紳之輩接洽辦事的；二，宣傳科，這是貼標語分傳單遊街演講的；三，軍需科，這是代軍隊購辦食糧和木板等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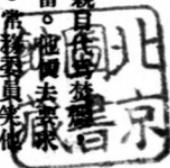
四，會計科，這是掌理黨部一切財政的。每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總務，宣傳，軍需三科的科長都由當地的小學教員們做去了，獨有會計一科，教員們竟當不來，據說因為那黨部的黨員中沒有算學教員的，於是便叫那個開設絲店的小老板李四來當科長。

李四是商界中的一個先覺者。前二年S鎮上要設立區黨部，因為人少，區分部只有二個，不能成立，有一部分黨員便去介紹親友進黨，設第三區分部。那時李四就由親友介紹在第三區分部裏做一個黨員。他的父親極力反對他進黨，說：『我們是做生意人家，爲什麼要進革命黨！』李四說：『我進黨不過掛個名罷了，況且黨裏的名字也不是真名字，況且官廳也不禁止入黨的。』他嘴裏是如此說，心裏卻另一樣想法：他想素來以詩文聞名於國內的楊先生，那一個文人不捧他，他卻進革命黨了。還有那個紳董季先生，常常在縣裏做事，據說也是革命黨的黨員。他們以如此身價尚且進黨，我何苦不進呢？況且和楊先生等人在一處不是很光輝嗎？況且革命黨將來成了事；哼！但是過了不多時，寬容國民黨的軍閥，因為看見革命勢力的高漲，驚惶起來了，於是取締國民黨非常嚴厲。李四那時心裏也着急起來。掛在他父親開設的絲店裏的一張黨部

成立時他也攝在裏面的照片，雖經他父親親自去拿，但是他覺得照相底片還在照相館裏不大妥當。他跑去黨部，黨部的常務委員去買回那張底片來消滅。常務委員笑他胆小，但被他逼不過，終於買回底片交給他，由他親自打碎了結。消滅了照相底片之後，他對於同一區分部的同志說：『那張底片不打破，倘然南京孫大帥查了出來，憑着照片通緝起來如何了得。我叫那常務委員去買回底片來時，他倒打官話，說革命黨是什麼都不怕的，就是死也不怕，一張照相底片算得什麼；哼，他要死，由他死去，難道我們真地去做革命黨，跟他去死不成，對不對？』同志們都稱讚他細心。他很滿意。但是這件消滅照相底片的大事，他除了告訴爺娘和幾位素稱莫逆的同志之外，絕不提起的。

他很恨孫大帥的取締國民黨。因為當國民黨公開之時，鎮上有什麼民衆集會時，均由國民黨員指揮的。他是國民黨員，所以逢到開會時，他胸間總是掛着一條招待員的紅綢，自由出入於會場，覺得很光榮。國民黨既被取締了，民衆集會也沒有了，他的招待員的綢片也沒有掛了。

常孫大帥的軍隊，到了一九二六年冬，一天失敗一天的時候，李四真是歡喜至極了。天天盼望孫大帥趕快下



台，天天盼望革命軍早日降臨，及至革命軍和孫軍在錢塘江兩岸爭持的時候，他嫌革命軍進展得太慢了。他看了報紙，和父親談話時，總是非常快活。說革命軍不日好要到了，孫傳芳立刻要下台了。他的父親卻仍反對他，說：「孫傳芳下台了，關你什麼事？革命黨勝利了，你有什麼好處！」李四覺得父親的說話太輕蔑他了，恨恨地說道：「你看吧，革命軍到時，你看我有什麼好處吧！」

一天，聽見革命軍果然到了！李四真歡喜得要發狂了，他在家裏就狂呼起口號來。他立刻去找同志，探聽黨部消息。人家說是黨部已公開辦事了，他便趕到那座破廟裏，看見區黨部裏的職員們都很忙碌，有的在招待軍官，有的在貼總理照片和遺囑，有的在寫標語，有的帶着兵士去看住宿的房屋。他到了之後，便對那常務委員毛遂自薦地說：「我來做招待員，我來做招待員！」常務對他說：「招待已有人了，現在軍隊裏要稻草，你到稻草行去定三百担來吧。」他聽見招待員已經有人做去，倒叫他去買稻草，心上很不滿意，但是當時又不便回絕常務，氣鼓鼓地定購稻草了。回來時，合幾個素來在一處吃茶打牌的同志低低地說道：「黨部的事，凡黨員都應該分做一點，怎麼今天連招待員都不要我做了！」

做事的人覺得事情太多了，不做事的人覺得太閒了。相反相成，於是他們開會議定分配職務了。會議結果，李四當了會計科長。他便得意了，連忙先向本地的一家印刷所印了一百張有銜頭的名片，約定當晚取貨。晚上他取了名片回到家裏，將他自己的一張名片和他從黨部裏櫃子上拿來的幾張軍官名片，放在父親面前的檯上說道：

「你看，今天到了這許多長官。」

做慣商人的父親生平沒有看見過有官銜的名片，一旦看見了，自然像得着秘本一般仔細看起來了，同時嘴裏還說道：

「參謀是姓張。」他再看一張說：

「營長是姓金，

.....，

.....，

「S鎮國民黨會計科長是李四。」

看到李四這張名片時，李四便向他道：

「爸爸，你認識這個人嗎？」

「不認識。」

「不認識嗎？」李四說着笑起來了。

父親仰起頭來望着李四，很懷疑似的。李四拍拍自己

的胸膛說道：

「就是這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噢，你改名爲李四了，我真糊塗，從沒有問你在革命黨裏叫什麼名字……原來這個人就是你……」

「爸爸，你不是常說革命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嗎？現在你看見了革命對我有什麼好處了！」說着帶着點得意的笑，「我明天還要去接收稅務所呢。做個稅務所長，你想想，有多少出息呀！」

父親覺得自己沒有見識，以前看差了革命，此刻被兒子說得竟閉口無言了，然而兒子畢竟要做稅務所長了；聽說鎮上的稅務所長一年有三四萬的收入，心裏那有不快活之理，他便帶着安慰的口氣對李四說道：

「今天你吃力了，你還是早點去睡吧。」

到了明天，大清早，李四就起身了。忽忽地吃了一點早點心，他便擎了那一百張官銜的名片去給同志們看。做科長的幾位同志覺得名片上確有印頭銜的必要，於是也都勸人去印有官銜的名片了。

這一天到了黨部開會時，（當革命軍到S鎮後，黨部原來天天開會，有時一天裏竟開三四次會的，）李四提出接收本鎮稅務所的議案，理由是以前黨部未公開時，大家

只盡義務，沒有權利；現在本鎮既在革命軍勢力之下，黨部公開，義務權利應該並行的了。但是黨部沒有錢。要有錢，只有去接收稅務所。當會議未開之前，李四早先約定他的知己同志推舉他去接收的了。然而會議的結果，對於李四的提案竟否決，據說S鎮雖在革命軍手，但全縣並未在革命軍勢力之下；S鎮的稅務隸屬於縣中，待全縣克復後再議云云。

李四對於同志否決他的提案很不滿意，不滿意了三天。後來軍隊裏不知又有什麼人，用着「團本部」的名義，寫一封信來給S鎮的黨部，說看見黨部同志的名片上，有刻着軍需科科長等等，未免過於招搖，請爲注意。李四看見這封信更加氣了，以爲這是迎送軍隊的那個常務叫軍隊寫來的，因爲只有常務的名片不刻頭銜，并且因爲素來不和他同調。其餘刻頭銜名片的科長們也不滿意那軍隊寫信來譴責他們。他們對於軍隊的來信會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許多時候之後，決定回覆軍隊一信，說所以刻印頭銜名片者，並非爲了出風頭，確爲便於軍隊過境時使喚計也。

李四做了會計科長二個月，還是個會計科長，稅務所也被旁人收去了，所以人家雖叫他革命官，他心中總還不

滿意。

不幸，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的後方搗亂起來了，國民黨便舉行清黨大運動。那運動自然也波及到S鎮上來。那個以詩文聞名的楊先生，追隨孫總理二十年左右的，到那時據說也有共產黨的嫌疑，也在皇皇通緝名單之列。其實楊先生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季，害了腦病之後，一直在西湖養病，對於黨務簡直一點也不過問，甚至連朋友私人的通信也斷絕，只是在那西子湖邊整理他知友的詩文，及至革命軍到了他的故鄉，他才欣欣然回來，要一看青天白日的故鄉；那一時的黨國要人都叫他出去工作，他一概置之不理，兀自回到杏花村去休養了。真是逆料不及的事情，一天剛天亮的時候，杏花村上忽然來了一艘小軍艦。村上的人看見武裝的兵士接連地上岸，都異常驚惶，以為又有什麼戰事發生了，後來聽見兵士們詢問楊先生的住宅，說要捉拿他，因為他是共產黨。村人才安心了，不特安心，而且很快活地要去捉拿共產黨了。一剎那間，楊先生的住宅完全被兵士包圍了。楊先生一家的人都從睡夢裏驚醒轉來，聽見大隊兵士來搜捕楊先生了，個個人正在嚇得手忙腳亂的時候，兵士們已衝進內室裏來了。不僅一個軍官

發命令，許多兵士同時也齊聲呼喝：「屋中的人都站到庭中來，不准缺少一人！」老太太，奶奶，少爺，小姐，小孩子，女用人都已站立在一處了，個個人都嚇得身搖心顫。有個女僕，兩條腿抖得幾乎連身子都要倒下去了。但是在這許多人中，竟不見楊先生其人！兵士們於是到各間臥房裏去細搜，床底下，箱子裏，衣櫥中，處處都搜尋到，卻總不見楊先生。做兵士嚮導的一個村上的地痞，據說搜到楊先生的床上，覺得那棉被還是熱和和的，怎麼人會不見，很是奇怪，以為楊先生逃上屋頂去了。兵士們便爬上屋頂去查看，竟也不見。沒有法子，他們就帶了屋中的一個男子去。那個男子是楊先生的妹夫，生平不僅不幹黨國大事，就是鄉村瑣事也不要問問的。後來過了三天，這位男人被審問一過也就放回來了。楊先生家裏的人看見姑老爺無恙回來，當然很歡喜，搜查時被地痞帶去的衣飾，自然更不放在心上。

李四最初對於楊先生很為尊重，後來因為楊先生在縣中辦理黨務，非常認真，常要黨員的工作報告表等事，李四等人覺得太麻煩，便有點討厭楊先生了。後來，又看見楊先生開除幾個借國民黨來招搖的黨員，（其中一人是李四私淑的老師），他對於楊先生便極憤恨了。現在看見楊

先生被通緝了，被搜捕了，當然非常快活。他又看見縣黨部裏的一班人，甚至連那個在孫大帥時代做縣知事，如今做縣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萬里揚也怕共產嫌疑而避開了。他便趁這機會，連忙打個電報到省裏給他的私淑的老師。原來那個老師早已跟着親戚在省裏做什麼部的秘書的秘書了。過了不久，省裏的最高委員會指派C縣黨部的臨時縣執行委員了。那委員的名單中，李四的大名果然也在，是農工部長，後來農工部長的委任狀也到了。

李四心裏着實歡喜，他想想農工部長——哈哈！現在才不愧名副其實的革命官了。他把委任狀用鏡框掛起來，掛在他父親的絲店裏。但是過了一天，他覺得委任狀掛在鏡框裏不大好，便即擊下來，摺疊好了，放在皮夾裏，帶在身邊。看着熟人時，他就拿出那委任狀來，說：「你看這是什麼！」看的人把那委任狀仔細看了一遍，仰起頭來，笑着對他說道：「恭喜！恭喜！」他還把委任狀帶到茶館裏，給同桌吃茶的人看。一桌上七八個長頭髮和短頭髮的頭擠在一處貪嘴地看着，旁邊的茶客都很驚奇，也有走過來觀看的。本地的舊紳董老爺們一個看了回來的人道：

「他們看的什麼？」

「李四做了縣黨部的農工部長了。他們在那兒看他的委任狀。」

紳董老爺聽了，微笑着，不作聲，重行抽他的紙烟。過了這一回，他慢慢地說道：「李四是文理也沒有弄通的……」坐在紳董對面的一個前縣參議員說道：「他做的是農工部長；農工的事情本來用不到通文理的。」紳董聽了笑笑。接着他們就談旁的事情了。

李四的父親看見兒子接到委任狀之後，兒子說的話聽則覺得比從前更加刺耳了，但又覺得兒子現在確確實實做了革命官了，兒子的說話或許有點道理，便由兒子隨便說什麼去，都不反對。達到親戚到李四家裏去時，李四的母親總說起他的兒子道：「我家四少爺現在是在縣裏做官了，真忙得他要命，時常來來去去，沒有一天空了！」說完話，似乎帶着點憐愛的嘆息。

李四實在很忙碌的，時而回到鎮上，照料店務，時而又奉公進省，通常是在縣裏做革命官。他踏進了一個新鮮的集團之後——覺得從前在鎮上時自己的眼光太小了，常以為官廳是不知怎樣莊嚴神聖，不可親近的一個地方；現在自己做了革命官了，才知道官廳也不過如此，做官也不過那麼一回事。他覺悟自己從前的眼光太小，同時也覺得

鎮上的人原來極卑小的，不必顧忌，不足掛齒的。他做了三個月的革命官，學得了做官的種種訣竅，種種的眼光。

陰歷七月中旬，S鎮上例有迎神賽會之舉，非常熱鬧的；各大社廟裏，有變戲法，有西洋鏡，有打拳頭賣膏藥，有玩具攤，有日戲夜戲；鎮口的河面還有妓船。李四在沒有賽會前二天就回家了。他到茶館裏去吃茶時，委任狀雖則還帶在身邊，但是不掣出來給人看了，因為鎮上一班紳士富商以及智識階級的人物都已認識他的了。他趾高氣揚地在一班擁護革命官的絲店小夥計，黨部小同志的中間高談闊論，得意非凡。到了晚上，同伴請他到妓船裏去吃花酒，不知怎的，李四吃飽了老酒，忽和龜奴大生衝突，定要把那龜奴送往官廳究辦。後經同伴代為懇求，結果那艘妓船當夜離去S鎮才了結。

面孔吃得血紅的李四，帶着怒火的餘焰走回家去了，將近走到自己的絲店面前，看見一班少年圍着一對賣唱的男女。賣唱着唱完一首俗歌之時，那班少年爭擲銅元銀角取樂。李四從人叢裏擠過去時，因為人太多了，不知被那一個人在他腳背上踏了一腳。他和龜奴衝突的餘怒立刻又燃燒起來了。他要找那個踏他的人，一時却認不出來，他

便用足氣力擠到賣唱者的面前，不管一切，立刻提起腳來，將那唱歌者前面的一張小板桌踢倒。桌上的一盞小洋燈一把小茶壺跟着跌碎在地上了。同時他向賣唱的一對男女大聲呼叱道：「滾開！滾開！不准在這兒唱。」

當時一班執袴少年都驚呆了；賣唱者看見李四眉毛直豎，眼睛彈出，衣服漂亮，要想和他理論，卻又有點不敢！只是狠可憐地要哭出來的神氣。一個做染坊工人的倒很勇敢，突然指着李四喝道：「你是什麼人！這樣橫行霸道！你要他們不在這兒唱，也可以好好兒和他們說的，怎麼不問情形，把茶壺洋燈桌子一齊踢翻了。」李四拍拍胸膛說道：「我叫李四！你這個畜生認得我嗎！」

那個工人要動武了，旁觀的少年們這時煽動著喊道：「打！打！打！」李四面孔鉄青，叫道：「你們敢打嗎？我把你們都送到官廳裏去重辦！」

這時李四絲店裏的人以及隣舍們聽見了吵鬧都出來觀看，一看是李四被包圍着了，便都來解勸。那個工人和少年們這時知道李四是一個革命官了，不好惹的，他們的呼聲也靜了，伸起的臂膊也放下了，有幾個索性避開一邊了。李四向羣衆看了一眼，冷笑一聲，走回自己的絲店裏去了。

有一天，李四絲店對隣的一家南貨店的挑水夫，挑了兩桶滿滿的水，不知怎的走到店門口，左脚恰巧踏在一塊西瓜皮上，一滑身體跌倒了，兩桶水完全潑出，潑得李四絲店的階沿上盡是水。恰好這時李四在自己店裏吃完一方西瓜，一張西瓜皮又向店外街上一丟。那個挑水夫從地上立起來，正在有苦無訴處，憤怒非凡的時候，看見李四從店裏拋出西瓜皮來，便向李四說道：『總算你們有西瓜吃，瓜皮拋到街上來害人跌交！害人精，瓜皮再不要拋出來了。』李四聽了挑水夫的說話，立刻就跳出店外來，罵道：『你這個什麼東西！你自不小心跌了一交，倒要怪我們的西瓜皮，真正是個渾蛋！我們階沿上的水，替我們抹乾淨了再說！』

那個挑水夫不睬他，挑了水桶要走了。李四連忙趕過來，將挑水夫身上的青布衫在胸口一把拉住，罵道：『你這畜生，不去揩乾淨階沿上的水一定送你到衙門裏去！』南貨店裏的夥計都出來相勸，並且叱罵那個挑水夫。但是李四不賣情面，定要揩抹了階沿才罷休。挑水夫知道李四是個革命官，沒奈何只好去拏抹布來抹階沿。挑水夫在抹階沿了，李四卻還要罵他幾句狗賊和賊種。挑水夫意識到自己的卑鄙，絕不能和大人老爺相對答的，便忍氣吞聲地靜

默着。

李四在S鎮上是如此這般地使人嘆服而成爲新大人了。人家婚姻喪葬時送他的通知單的封套上都寫着『李大人』。和李四同業的人因爲羨慕他，由羨慕他而有點怨恨他，便到處宣傳他如何如何的作威作福，並且謠言他弄到一筆錢要造新房子了。

李四的確要造房子了，因爲他覺得店家房子不像做官人住的，所以要造一所有廳堂的房子。但是造房子的錢，他的父親說的確是李四自己的。

泥水匠和木匠都在造李四的新房屋了，李四常常來督工。要知道內地的泥水匠木匠和上海的大不相同。他們的做工一點也不緊張，除了吃中飯吃去了一小時多的光陰外，他們還要休息三四次抽旱煙，每次三四十分鐘。實際上，他們一天的工作做不到六小時，這是已成爲習慣的了。但是在李四眼中卻看不慣，罵他們懶惰。木匠拏了一點從木板上刨下來的木花，被李四看見了，立刻把那木匠拖住，叫他小賊。泥水匠和木匠每天的酒錢，又很少，不照平常人家所給的數目。因此他們對於李四有點不滿。但是他們也知道李四是一個革命官，所以當李四的面前，他們也都靜默着。

自S鎮到縣城，自縣城回到S鎮，李四很忙迫地太太平不做他的革命官。將近陰歷年關時，他暫時拋開了公事，又叫鎮上來了。因為絲店的帳目，上一年收得不好，今年他要親自去收，決定舊帳新欠一齊都收到了才罷休。

他雇了一艘民船到S鎮四鄉去收帳了。鄉人因為本手工業的絲織品沒有銷場，製品的價值連本錢也得不到，都陷於破產的境遇，請求李四寬大一點，今年先還一半，明年再還一半。這是已知道李四做了革命官，才肯如此歸還，換了旁人來，他們簡直不還的了。然而李四今番以革命官的身分而親自來收帳是具有決心的，就是非把舊帳新欠一齊收清不可。他所以很爽快地對鄉人說：『去年的今年的帳目都要還清，缺一個錢的邊，就要請你們去進衙門，沒有多講的。』鄉人實在沒有錢，李四就揀鄉人值錢的東西拿去。在姓金的一家，他收了四元和一石米去；在姓田的一家，收了一元的鈔票兩張，十個雙角，四十八個銅元；姓朱的一家，舊帳計兩元，只收得現金一元，他看見枱上有一把旋螺絲釘的鉗子值值一元多，他就掣這鉗子去作抵。李四一家一家去收帳時，或用嚴厲的言語，或用農工部長的名義，常用的是『送衙門重辦』一句話，果然帳目收得很好。後來，走到一個寡婦的家裏，收一塊錢的舊

帳。那個寡婦說：『欠人家的新帳尚且還不起，不要說舊帳了。請李少爺一塊錢的舊帳寬免了吧。』李四不答應，說要送官。那個寡婦倒說：『送官，最好也沒有了，我正沒有飯吃，送進衙門倒有飯吃了，……照理，李少爺，你既做了大官了，也應該寬宏大量一點，一塊錢的舊帳也要收，未免不像做大官的人了。』李四聽了，不禁怒火中燒，罵道：『放屁！做官是做官，收帳是收帳；你要賴債嗎？……我要請你吃手槍！』說時，將那手中的鉄錘揮了一揮。那個寡婦當作李四真用手槍了，便嚇得立刻跪下來，哭着哀求道：『李少爺！手槍勿要放！手槍勿要放！一塊錢就還，立刻還，請你等一等，我去借錢來還你，李少爺，手槍勿要放！』

李四便喝道：『那末趕快去掣錢來！』他心中卻在好笑寡婦的無用。寡婦哭著到隣舍人家去借錢了。

正在那時候，有幾個販賣私鹽的漢子在村上賣私鹽。買鹽的人男男女女在那兒擠成一大堆，看見寡婦大聲哭着跑過來，他們都很奇怪。有人便去問那個寡婦為什麼這樣哭泣。她便把李四收帳如何要用手槍等情說了一遍。她說完話，趕快去借錢來還李四了。聽了寡婦的一番話，大家却批評李四的收帳太兇了，說道：『他家裏既有錢，又做

了大官，收帳還要用手槍，實在太不應該！」有個胆小的老太婆爲那販私鹽的人也担起憂來，對那幾個漢子說：「你們販私鹽的，不要被那官老爺看見了，捉到衙門裏去，現在還是避一避的好。」

一個漢子笑着說道：「哈哈，他不怕我們，已是好了，難道我們倒要去怕他！他真有錢做官的嗎？……倒要請他來見見我們呢。」說完話，向其餘兩個同伴做一個眉眼。

李四已收到寡婦的錢，喜洋洋地回到船裏去了。販私鹽的漢子看見李四走過了，忽然他們也停止賣買，回到他們的船中去了。

李四的船搖在前，販私鹽的船跟在後面。到了一條荒涼的小港裏，一個販私鹽的漢子立到自己船頭上來，喝李四的船夫停船，同時擎著一枝槍對着船夫。李四的船停了。李四驚奇着從船艙的玻璃窗裏探頭的時候，販私鹽的幾個漢子已踏進他的船裏來了，將他強行抬到他們的船裏去，同時向李四的船夫說道：「你們回去，對這個人的家裏說，用一萬塊錢來贖取，接洽的地點是在……的破廟裏。」

原來那販私鹽的漢子是綁票匪，現在他們綁了李四去

了。

李四的船夫眼見李四被綁匪載着去了，也沒有想法，只有搖回S鎮去報告。

李四的一家人，一聽到李四被綁去了，大家都哭了起來，尤其是李四的妻子哭得幾乎不要性命了。李四的父親哭了一回之後，發起怒來，說道：「我叫他不要革命，他偏要革命，革命！革命！算做革命官了，現在索性做到被強盜綁去了！」

李四的妻子逼著李四的父親當日就派人去贖李四回來，父親恨恨地答道：「那裏有這許多錢……」

李四妻子走向房裏去拿出一付金手鐲來，哭着說道：「這是他做了官之後去兌來給我的，現在去變賣了吧……」

父親擎着手鐲向桌上一摔，說道：「這值多少錢！夠去贖嗎？」

一家的人哭着吵着，亂闖闖圍成一堆。

聽見李四被綁的消息，親戚們也都來了。他們安慰李四的一家人，同時說明哭吵是無濟於事的，還是大家來想個辦法。親戚們中有個李四的舅父，素稱幹練的，綽號叫落頭胚，因爲他姓陸，並且在頭頸裏生過一個落頭疽。這

時落頭還開口說話了：

「綁匪討價一萬元，總有個還價的；且派人去接洽一次看，如果一千塊錢可以贖回，譬如四老爺今年不做官。」

李四的父親還是很憤恨地說：「一千塊錢！弄到一個革命官已是千難萬難，況且做官做到現在恐怕還沒有一千塊錢的收入呢。」

這時便有人主張去報官偵緝。落頭胚連忙說：「報不得！報不得！報了官或許倒有性命之憂。」李四的母親和他的妻子，聽了落頭胚的說話，也極力反對報官。

他們亂鬧鬧討論了一個晚上，終於決定先去和綁匪接洽。接洽的人就是李四的舅父落頭胚。

S鎮是一個小地方，些小的新聞立刻會傳佈全鎮的。現在像李四被綁那樣重大的消息，自然當晚就傳開去了。茶館裏茶客所講的是李四的被綁，酒店裏酒客所談的也是李四的被綁，甚至小姐少奶奶的閨房裏所驚異的，也是李四的被綁。富商們聽見這個新聞，甚至整理行李，想搬往上海去居住，但是他們後來一想，上海綁匪更多，終於仍住在鎮上，沒有搬家。素來和李四不大對的人以及李四的隣舍倒很歡喜說道：「李四惡貫滿盈，理應綁去的。」地

痞流氓聽見這個新聞，說道：「我們也去綁一兩個有錢的人來，倒也可發一注大財。」

過了兩天，上海報紙的內地通信員也把李四被綁的新聞發表了。C縣全鎮的人都知道縣黨部的農工部長被綁了。

李四被綁票匪關在一座破廟的一間破屋裏。門窗關得緊緊的，屋中非常陰暗，中間，神龕裏間是一個紅面孔三隻眼的火神像。火神的鬚鬚和衣衫的彩色雖都已剝落，但那三隻眼睛卻還是兇得很地炯炯有光。當李四被關入這間屋子裏時，已是晚上了，他一看見那神像不禁心驚肉跳起來，假使沒有那兩個綁匪嚴厲地看守他，他一定要嚇得逃到遠處去。

強盜供給李四的飯菜，倒是大魚和燒肉，李四卻覺得小菜燒得無味，并且心裏憂鬱，所以什麼都吃不進肚裏去。臨睡時，強盜倒還克己，只有一條棉被卻給李四蓋了。他們是預備睡在稻草中間。

那二個綁匪先互相約定，一個睡上半夜，下半夜做看守人，一個睡下半夜，上半夜做看守人。

李四睡在稻草上，總也睡不去，到後半夜時，陰風颯

瘋的，彷彿那個火神要走下來的樣子，他恐怖得很，連忙把棉被蓋滿了頭，睜開着的眼睛，看見一圈圈的幻光，在他眼前轉動，接著聽見一個綁匪劃着一根火柴吸紙烟的聲音，心上才再安穩一點。但是他又想到家中的人了，想他的妻子不知怎樣的驚駭，父母不知怎樣的憂怨，接着他又幻像出家中人種種淒惶的情形，到後來，他輕輕地痛哭，哭了好一回，莫明其妙地他居然睡去了。及至醒時，那兩個強盜都已起身在談天了。門縫裏已鑽進許多條的陽光來。他也就穿衣起身。一個綁匪出去擊粥來給他吃，他吃了一碗。綁匪請他吸紙烟，他就吸紙烟。綁匪要和他講話，他不敢不睬他們，極簡單地回答一兩句。綁匪知道他是恐懼而又悲哀，也不要和他談話了。他們倆自己談論他們的贖價可以增加的問題了。

李四坐在一張板櫬上靜默地思想起來。他自己心中解釋他被綁的原因，同時也抱怨着自己：第一很少的帳目，何必如此不顧恤窮人，定要自己來親手收清，如果叫旁人來收，也不會遇見綁匪了。第二，做了官，自己太招搖了，否則人家如何會知道我是做官的呢。想到最後，便嘆了幾口氣，眼睛裏也不由己地水汪汪地要滴出眼淚來。他在水裏弄着他自己的西式絨帽，帽上還釘着一個孫總理像

的徽章。他的眼睛偶然注視到總理的遺像上了，看見總理彷彿對他也流淚。他非常地懊悔，覺得對不起總理，對不起自己；自己的被綁是應當的，是果報。他把自己在這一年裏所做的事情一件件仔細回想，終於禁不住哭了，痛哭。那兩個看守着他的綁匪當他是因為恐懼而哭泣，便安慰他說道，「李先生，你不必恐懼，也不必傷心，你們家裏已有人來接洽了。贖價議定後，你就可平平安安回去的。」

李四卻仍舊哭泣。等到吃午飯時，才不哭，下午，他還是悔恨異常，鬱鬱不樂。

到了夜間，他還是嘆息，哀哭，悔恨，後來忽然看見火神竟走下地來了，額中央的一隻眼睛裏射出火花來，大聲地叱罵他的行為不端，欺詐人民；他的新造的房屋要逢到火災，同時又擊出一本天書來給他看，天書上寫着四個大字道：「報應不爽」。接着又看見許多牛鬼蛇神要來拖他了，他滿身冷汗地驚醒轉來，原來是一個幻夢。但他心裏還是異常的恐懼。他簡直想逃出這間屋子去，可恨那個看守的綁匪還是兀坐着，抽着紙烟，無從逃逸。這一夜，從夢裏醒來後，直至天明，他完全沒有睡去。

接連的兩天兩夜，他痛責自己，他怨恨自己，他懊悔

自己的一切行爲。他哭泣，他嘆息。他覺得最對不起孫總理，他是把孫總理賣了！有時他竟顧家裏的人不來贖他，讓綁匪把他殺死，而且殺得愈慘酷愈好。他又屢次決心此後要刷新他自己。

李四被關在破廟裏已經是第六天了。那天晚上，綁匪的首領帶着兩個綁匪擎着酒菜和燈燭進來了。破屋子裏頓時輝煌起來。那個紅面孔三隻眼的火神，彷彿在臉上重行塗上了新鮮的色彩，炯炯的眼光注射着李四和綁匪們。大家靜默着，搬拾搬檯，一會兒，檯子上已放滿大碗的酒大碗的菜了。李四只是眼睜睜地對着他們看。一切都完備了，那個首領才開口說道：「李先生，明天我們要分別了，今天特地辦了酒菜餞送你。把你關在這兒五六天，實在對不起得很。」李四心裏明白價目議定了，明天可以脫出匪窟，但是他還是靜默着，一聲也不響。

衆人都已坐下了，那首領重行說話道：「大家來喝酒吧！」

綁匪們便都喝酒吃菜，很是快活。李四卻鬱鬱不樂，不喝酒。首領便對他說道：

「李先生，你現在也不必再憂傷了。我們只取你二千五百塊大洋。二千五百塊錢，這個數目，說小固然不小，

說大也未必大。李先生，你要知道，我們弟兄共有八百多人，二千五百元大家分一分，每人只淨到手兩塊錢左右。我們假使有事情做，有飯吃，那裏肯不顧自己性命來做強盜的，你想？性命是大家要的，只是性命的價目不同罷了。我們的性命，每條只值兩塊錢，你的性命便值二千五百元了。」

首領說到這裏，喝了一大口酒，吃了一點菜，再說道：

「李先生，在你損失二千五百元，算得什麼一回事！你是做大官的，要錢是容易得很，只要你開口，今天八千，明天一萬。二千五百元真算得什麼一回事呢！喝酒吧！喝酒吧！」

強盜們都喝酒了，李四仍不喝，只吃了一小塊的魚肉。一個看守他的強盜說道：「李先生，二千五百塊錢，在你真算得什麼！你做了半年多官，房子都造起來了；今番你回去，再多括一點錢，十個二千五百元都不止！」

李四聽了強盜這種說話，心上痛起來了，眼睛裏不禁落出眼淚來。強盜便笑着對他說道：

「你明天要回去了，還要哭他做什麼！我們想不到像你這種做大官的人，也會流出眼淚來的！哈哈，喝酒！

喝酒！」

強盜們各自喝酒吃菜，吃菜喝酒，快樂了大半夜，然後散去。然而李四這一夜仍然繼續他的懊悔。

到了明天上午，李四果然看見他的舅父落頭胚來了。落頭胚護着李四回到船中，搖回S鎮去了。在船裏，落頭胚一面詢問李四被綁後的情形，一面又講述家中人如何驚恐。他說話最多，李四却沒有說多少話，後來落頭胚又詢問李四和合股承包的印花稅近來收入如何，并要求李四叫他做一個稽查員。李四回答他說連農工部長都不要幹了，印花稅的事情也要讓給別人。落頭胚聽了一驚，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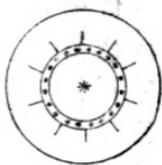
「怎麼！被強盜一綁之後，就如此灰心！照理，唯其因為被綁了，格外起勁去做官才好撈轉幾個錢來呀！」

李四對他笑笑，搖搖頭。

到了家裏，合家的人都異常歡喜。李四臉上卻還很陰鬱。人人却以為他吃苦了好多天，身體疲乏了，就請他回房去休息。

他回到自己房中，看見書桌上一堆信件。他使坐了下來看信。第一兩封是同僚慰問他的信，第三封是他的私淑的老師叫他親自到省裏去一次，因為各縣臨時執行委員會

要取消了，須得接洽一切。第四封是他的一個舊夥友寫來的一張賀年片，片子上寫着：「恭賀陸官發財如意」。他看見了這張賀年片便仰起頭來，看看檯上的日曆，「呀！」他心裏想，「原來已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日了，不道今日就是陽歷年底，呀呀，這一年，真正悲喜哀樂都嘗到了！」這時他的眼光恰巧落在檯上的總理的小像上，他便向總理說道：「總理，總理，我今年賣了你，我現在懺悔了，從今後，我將安分守己地重理我的舊業，悉心研究你的學說。呀，總理，不再賣你了！不再賣你了！我對你立誓了。」接着他就把那封叫他到省裏去接洽的信和那張「恭賀陸官發財如意」的賀片，恨恨地一齊都扯碎了。



紙的藝術

方乘

造紙與機械——造紙與電——造紙與化學——工業品與美術品
造紙與綠氣——紙的原料——手工紙在藝術上的地位及結論

『給我們貢獻一點關於造紙的材料罷，』有一天伏園先生對我這樣說，同時春苔也在旁邊隨聲附和着。心如死灰稿木的我，聽了這樣興奮的話，骨子裏老實着起愧來，但表面上還假裝做鎮靜的樣子，似乎不甚經意的答道：『這恐怕於你們貴刊的性質，不大符合，等過幾天再說罷。』

『等過幾天再說，』這是一句推諉的話，善於作中國官的人，遇着有人找他謀差使的時候，都會打這套不負責任的官腔，等過了幾天，仍然要再等過幾天，一直到無窮盡。我雖不善作官，到了應急的時候，官腔倒是不算不會打的。

我的理由，馬上遭着伏園先生的反駁而表示屈服了。

『請你寫一點比較通俗些的東西好了，第一，要使普通一般人看得懂。』

他又這樣地激動我。究竟貢獻旬刊的性質，據我一

個人武斷的觀察，似乎是一種注重發表文藝一類作品的刊物。兩個主辦人，伏園和春苔，都是文藝界或藝術界的明星。我是一個缺乏藝術常識的人，不配來搖筆弄舌。但是，春苔彷彿曾經對我說過，藝術的範圍很廣，第一當然要推文學，圖畫，雕刻，音樂……之屬，等而下之，連建築，製造，烹調……等等，凡可給五官以一種美感的技術，都應該包括在內，造紙亦製作的一種，果然有了可紀的材料，則發表文藝的刊物上，紙亦未嘗不可以談。

『紙為日用必需品，一個民族進化的程度，常與紙的消耗量成正比例』，這句話，成了今日造紙界的老生常談了。就製造方面言，紙業發達的國家，其科學工業亦必甚發達，現在的英美日法德意諸國，皆各有其相當的產紙

率，雖有一二國家，如挪威，瑞典，坎拿大……因地位和原料種種，他種工業或且落後，而造紙獨有長足的進步。然據一般的觀測，造紙與其餘的科學工業，確有其不可分離的關係，請詳其說：

(1) 造紙與機械。近世造紙，都用機器。極大的造紙機，每分鐘能出寬幅六米突的報紙二百五十乃至三百米突，一晝夜出產紙量可達八十噸，極小的造紙機，每天也能造紙五噸至十噸。

但是，紙廠裏頭，不是簡單一副造紙機，便可造成成功紙的。紙料的製造，未成紙以前的各種處理，成紙以後的整理，打光，和切張，處處都靠機器的運用。倘若一個造紙廠的某部分，用機器來工作，那末，其餘各部分，亦非用機器工作不可。在二十四小時內，能出紙十噸或二十噸的造紙廠，假使紙料完全由本廠自給，則紙料製造機的出產率，最少每日須有五噸的盈餘，就是說，在二十四小時內，可製產紙料十五噸或二十五噸。同時須有整理，打光和切張機二架或三架以上。一部分用機械，他部分用人工，在事實上決辦不通。簡單點說，造紙工業，就是一種機械工業，二者簡直無分開的可能。

(2) 造紙與電。促使機械的轉動，從前固然用蒸氣，

或縮省點說，用煤作動力的來源。但是，這個方法，比較不經濟而且麻煩，因為略大一些的造紙廠，部分很多，距離很遠，直接用蒸氣發動，在距離過遠的地方，損失太大。所以必先把煤的能力，變成蒸氣的能力，把蒸氣的動力，變成電的能力，再將電通在應用機械的地方，使機械轉動，就是說，把電的能力，最後令他變成機械工作，這是稍具工業知識的人，都知道的。

像這樣用煤變換得來的電力，費用太大，不適合工業經濟的原理。最好是利用水力，利用高壓的水力——瀑布或急流——來推動發電機。如此發生出來的電，就叫作水電，用水電作機械的發動，是再經濟沒有的了。規模略大而且新式的造紙廠，都自備水力發電機，自己發電，供自己廠內機械的使用。即不然，購用外邊水電廠的電力，也比較用煤合算。因為水電的成本很輕，發生水電的工廠，經過一次建築之後，只須用三兩個工人管理，便可永遠地無盡期的發電。這種簡單而且經濟的動力，正適合造紙廠的用途。所以說造紙與電，尤其是水電，實有不可脫離的密切關係。

(3) 造紙與化學。很尋常的一張紙，隨便拿來把他糟蹋，似乎沒有什麼可愛惜的地方，其實，造出這一張紙

來，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知道，製造紙的成分，大部分是纖維，纖維取給於植物，能作造紙原料的植物很多，新式紙廠所最通用的，就是木頭，草類，破布或竹草……木頭的堅硬，草類的柔軟，破布的醜陋污濁，竹草的生硬多節，精製出來，都可造成同樣漂亮的紙，不是熟諳分析學的造紙專家，誰也分辨不出。這樣神奇不可思議的藝術，歸根說來，要不能不借重化學了。拿木頭作一個例，最先是應用機器，把他砍成指頭粗細的小塊或碎片，其次應用化學藥品來煎煮，最通用的化學藥品，就是礬類和酸類（苛性鹼，無水亞硫酸，綠氣等等）。

煎煮木頭，是什麼用意呢？因為組織木頭的成分，除纖維外，尚有許多不適宜於造紙用的膠質或油脂等有機物體，疊雜在裏頭，與纖維發生了血統的歷史關係，化學藥品，是纖維的敵人，同時也是膠質等物的朋友，木頭經過煎煮以後，膠質等物，與化學藥品結合，成一種富於溶解性的新化合物，遂與纖維脫離關係而獨立，我們利用這種新化合物的溶解性，用水洗滌纖維，使膠質等完全除去，終於適合我們造紙的需要。

煎煮以後的木頭，已經不再叫作木頭了，人家都叫他作紙漿，紙漿的顏色，是暗黃或棕黑的，必定先經過漂

白，才能拿去造紙。講到漂白劑的功用，又要不響氣地牽借重化學了。因為使紙變着色的，都是一些有機質化合物，漂白劑，有使這些有機質化合物變化成原來純白的纖維，終於適合我們造紙需要的效能，他的重要，不在職職之下。

此外還有許多滲加在紙裏面的化學藥品，如松脂，澱粉，高陵土……等等，講起他們的來歷，應用，和功效來，處處都和造紙有關連的。所以一般人提起造紙工業，統說是化學工業的一種，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明白機械，電氣，——尤其是水電——化學，和造紙的關係了。紙的藝術，是一種繁複的藝術，因為牽涉的範圍太廣而且專門，普通人是不容易了解他的內容而引起好感的。比較為人所注目的，還是與紙同源異流的 Cellulose。如假象牙的裝飾品或日用品，人造絲，類似彫刻的洋娃娃，和纖維美人之類的東西罷。

Cellulose 一類的東西，雖然美觀，因為完全由於科學的運用得來，所以沒有人承認他們為美術品，猶之乎照像拍得再好些，總不能視為與圖畫有同等的價值。但是，科學先生常常說美術先生，傲然地說道，你們集千萬人

館的陳列。科學，是以宇宙爲一大博物院大美術館的，我們要把它宇宙間所有一切的人，物，山，水，城，郭，鄉，村，房，屋，街，市，……裝飾得如錦繡一般的好看！

這便是科學製造品與美術品的不同了。科學近乎戲法，千變萬化，神妙不測，把世界的現在及其將來，捉弄得五花八門，形成人類進化史上的所謂物質文明。然其原理，實簡單得可憐（所難的就是發明這樣原理的人）。Celluloïde一類的東西，都是以纖維爲原料，運用其幾種不同的化學藥品，變更其製造的手續，節制其溫度，壓力，就會產生如許不同的華美的物品出來，究其祖先，不過同屬木頭草莖，簡直可以同造紙聯起宗來的。

(4) 造紙與綠氣。倘若有人發起修造化學界的族譜，可以聯宗的，着實不勝枚舉，造紙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他與十年前在歐洲大戰中，協約聯盟兩方，都恃爲殺人利器的毒瓦斯，也頗有聯宗的可能。毒瓦斯就是毒氣，中國人當初相傳爲綠氣，稱毒瓦斯攻擊爲綠氣砲。因爲最初使用毒瓦斯，只有綠氣一種，以後毒瓦斯的種類，雖迭出無窮，但製造諸種毒瓦斯，如 Chlorosulfonate de methyl, Chloroformiate de Chloromethyl, Chloroformiate de trichloromethyl, Phosgène, Chloropicrine,

Sulfure d'ethyl dichloré, diphychlorarsine, Phenyl-dichlorarsine, Chlorure de phenylcarbamide, Oxide de methyl dichloré, dichloroethylarsine……等皆以綠氣爲其主要原料。

綠氣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人們天天吃的食鹽，不論海鹽或岩鹽，都是綠氣和鈉原質的化合物。通電流於食鹽溶液中，令他分解，一方面得到綠氣，同時得着苛性曹達。苛性曹達，是造紙時要用的主要化學藥品，至於綠氣，他的用途非常的廣漠，遇了製造軍用品的朋友，固然會裝在砲彈裏造成所謂毒瓦斯彈，或以他爲原料的起點而製造他種毒瓦斯，但如遇了造紙的朋友，就會通在石灰裏面，變成所謂漂白粉，供紙料的漂白，或竟直接獻身於植物的煎煮工作，其作用猶之乎糠，有除去植物體中膠脂等物而使纖維獨立的功效。現今法國的 Procédé de Vais 和意大利的 Procédé de Pontillo，均利用綠氣製造紙料的新方法，執造紙界的牛耳。綠氣與造紙的關係，其不可思議也如彼，其理由之簡單又如此。

(5) 造紙的原料。明白了紙的組成大部分爲纖維，應該馬上相信，凡可以供給纖維的物體，都可用作造紙的原料，不論什麼植物，都含有纖維，所以不論什麼植物，

都可應用來造紙。普通按纖維的物理形狀，區分造紙原料爲三類：第一爲紡織類植物，棉，麻，葛，桑皮等屬之。第二爲木類，一切喬木灌木屬之。第三爲草類，麥，稻，菁，梁，玉蜀黍等物的莖桿，和西班牙草，蘆，葦，竹，等屬之。每一樣植物，所含纖維的數量有一定，甲植物的纖維百分率，與乙植物，丙，丁，戊，己……的纖維百分率，大小各不一致，百分率大的，適用於造紙，小的就不適用。此外纖維的物理性——大小，長短，脆軟，……和各個植物處理的難易，亦與造紙有很大的關係。

第一類的棉麻桑皮，質韌而體長，可造好紙，木頭草類次之，但應用適宜的化學方法處理之，仍然可造很好的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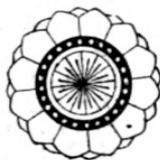
紙料的種類，大別之爲二：（一）化學的紙料，即用化學藥品，煎煮植物體得來的紙料，因纖維未受損壞的原故，品質甚優，凡草類紙料，棉麻桑皮紙料，和木頭紙料的一部，都用此法製得的。（二）機械的紙料，質白膠少的木頭，如抄樅之類，可借機器的力量，直接用石磨研成細漿，稍加精製，即可用以造紙。此種紙料，產量大而品質欠佳，只合與化學的紙料參用，普通的印報紙，參用機械紙料頗多，紙的優劣，恆視此種紙料參入量的多寡爲定。因爲機械紙料中，植物體內所含膠脂等有機化合物，未盡除去，故報紙經時過久，則此類化合物與空氣中的養氣結合而漸變色，灰暗或棕黃。

結論。——從科學的觀點，討論紙的問題，紙是一種

尋常的工業品，當與布帛陶磁，一律看待。但是，我們試一研究紙的歷史，遂應該承認他在藝術上也有其相當的地位，在蔡倫造紙以前，「文武之事，載在方策。」方，簡也。策，板也。孔子的「簡牘三折」，就是用竹片編成的方塊。簡牘以前，龜殼也是紙的替代物。其在歐洲，最初係用樹皮，Poutean 的薄皮，色白而且面滑，經過精細的人工修理，削成平塊的裏張，寫字在上面，非常地好看。迄今博物館中，猶見此類古書的陳列。八九世紀後，Papyrus 之名，始見於世。Papyrus 爲一種富含膠汁的草類植物，縱橫鋪列，壓之使扁，乾後斐然成章，近乎紙矣。造紙術的傳自東方，相傳爲中國人與阿拉伯人交戰，在一羣戰敗的中國俘虜中，發見了兩個造紙工人，遂以其術傳諸阿拉伯，爾後次第蔓延於歐洲全境。

手工造紙，幾成了中國的國技，從蔡倫一直到現在，並沒有改良過。造紙的時候，雖然用不着畫家精詳的觀察，文學家深遠的思索，和雕刻家靈妙的手腕，然而紙的美觀，全在技術的嫺熟上頭。現今歐美所視爲稀奇珍貴的紙張，猶是四邊殘缺如莧齒狀的手工紙，非其地不用，非其人不用，其視機器紙，亦猶圖畫之與照像，石膠模型之與纖維美人了。

然而紙是一種日用必需品。雖然紙上有了畫家的點綴，就可以進 Musee 的大門，畫家也得借重他，才有着筆的憑藉。但他的本身，是不單止懸掛着供衆人賞玩的，所以我們很希望他的科學上的進步，超過藝術，超過一切。



伊本納茲

沈餘

一

古代西班牙的偉大的塞犯台司 (Cervantes) 對於世界文學的貢獻，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Don Quixote 將永遠高踞在世界文學傑作之頂。近代西班牙自然還沒有產生塞犯台司那樣的偉大作家，然而少數的已經得了世界名譽的西班牙文人已經把他們的祖國的開澹的近代史點綴得莊嚴美麗；我們屈指而計現代世界最偉大的劇曲家，總不能漏過伴那凡德 (Benavente)，同樣的在小說方面，我們也不會忘記了伊本納茲。

據最近消息，這位著名的西班牙小說家于一月二十八日逝世了。他不能享有塞犯台司那樣的高壽，雖然六十歲已不算小，可是我們以為他總能活到阿那托法朗西 (Anatole France) 的年紀，給世界文壇上多添幾本傑作。

伊本納茲 (Vicente Blasco Ibañez 依西班牙語的音譯應作尾珊德勃拉斯科伊擺涅茲，西班牙語的 "i" 音若

"hi")。然中文譯音，本難定準，方音關係，又各異讀，故本文仍用熟習之譯名) 以一八六七年(或說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西班牙的瓦冷西阿 (Valencia)，父親是小商人，開著個小小的京貨店(賣零碎的織物和服裝用品的)。在修完了普通科學以後，他又進瓦冷西阿大學法科，目的是將來做律師。十八歲時，大概還是大學生時代，曾因鼓吹共和政體被囚禁，那時他已經加入了共和黨。大學畢業後，他回本鄉辦報，繼續他的政治活動，做過共和黨的國會議員，那時不過二十多歲。共和黨解散後，他避居巴黎，時為一八八九年，直至一八九一年得西班牙當局准許回國，繼續記者生活，有十五年之久。西班牙最早的革命的日報「民衆」，便是他創辦的。

在巴黎時，他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回國後，「民衆」上也常見他的短篇小說，第一次的收穫就是短篇集「瓦冷西阿故事」(Cuentos Valencianos)；在這里，可以看出法國自然主義對於他的影響。美麗而富庶的瓦冷西阿，以

及牠的質朴粗野的好心的人兒，在那些短篇小說裏，有真實的反映。正和他的政治上的平民主義相應，這些小說的題材也都取自下層社會。

接著出來的長篇小說「五月花」(Flor de Mayo)引起了注意，但是使他的名字越過西班牙邊境的，却是稍後發表的長篇小說「茅屋」(La Barraca)：這是前世紀的最後一年發表的，而在一九〇一年就有了法文譯本名 Terre Maudite (被詛咒的地)，接著又被譯成俄文，於是伊本納茲的名字漸為世界所知。

「茅屋」以後，繼續來了幾部更長的，那就是「大教堂」(La Catedral)、「闖入者」(El Intruso)、「羣衆」(La Horda)；而在「羣衆」之前，「闖入者」之後，又有著名的「酒窖」(La Bodega)，發表在一九〇三年。「血與沙」(Sangre y Arena)于一九〇八年發表，這就完成了伊本納茲的問題小說的重要典冊。

一九一三年，他到南美洲游歷。在阿真廷的京城內講演幾次；對於這位「母邦」的才子，阿真廷很表示了熱烈的歡迎。素來注意西班牙文學的美國，於是便翻譯了他的幾種著作。一九一四年六月，他回到了巴黎，一月後，震撼全世界的歐洲大戰便發生。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至翌年二月，他作成了大戰小說的「啓示錄的四騎士」(Los Cuatros Jinetes del Apocalipsis)；因為了其中的強烈的戰地描寫和反對德國的論調，這部新小說使他的名譽更大，連帶著使他的從前的作品也有了廣大的讀者。翌年，他又發表了第二本戰爭小說地中海 (Mare Nostrum)，此為拉丁字，義為「我們的海」，乃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法國南部人對於地中海的親熱的稱呼)，和「啓示錄的四騎士」受到同樣的歡迎。「婦女的仇敵」(Los Enemigos de La Mujer)于一九一九年發表，則已寫到大戰的結果了。「婦女們的樂園」(El Paraíso de las Mujeres)翌年發表。直到現在，平均每年有長篇新作一種——至少一種。

從「啓示錄的四騎士」所引起的狂熱，使得伊本納茲的作品成爲「旺銷」的作品。金錢湧入他的銀箱，他所收到的版稅之巨，也是少有的。

前年他遊歷到東方，經過上海，到過日本；他每到一個地方就能做一部地方色彩極強烈的作品，他從日本回去大概也有新作，不過我目下還不會知道明白。

天才不是產生對立的，不是濶空掉下來的，所以我們先要看看這位大才麗家天才的發展的過程的環境。就是要看看十九世紀末十年的西班牙的政治社會情形和文壇的傾向。

十九世紀末年的美西戰爭的結果，宣示了十七世紀的羸弱的西班牙的破產。這個對於羸弱的古代民族的沉痛打擊，不但尖利了西班牙政治的社會的新與舊之鬥爭，並且開始了牠的浸淫已深的傳統主義的崩壞。在政治上，失敗的平民主義已現捲土重來之勢；在社會上，古老的傳統主義，不得不讓步給「不光榮」的新來者。新機械的引進，新工業的興起，使得西班牙的農村經濟和手工業都發生了變化；「暴發戶」在舊經濟組織崩壞的過程中爆出來，代替了世家閥閱，成為市鎮中的實權者。在社會各方面，到處呈現出衝勢力「日蹙地百里」的現象與其最後之掙扎，臨終的呻吟。在這變動，成為伊本納茲才氣的出路，差不多他的全部著作——或嚴格點說，他的全部早年著作——都反映著這個新與舊的鬥爭的。我們在他的作品內，看見老舵工怨嘆地目視汽船代替了他的木船；看見老酒商懷念他們的過去的好日子，那時，人工釀的車厘酒(Sherry)還可以賣好價錢，不會被廉價的機器製酒奪了買主；我們看見

牧師的勢力發生了動搖；我們又看見世家子竟解除了他的貴門的枷鎖，和猶太女子或是別的社會地位極低的小家女兒發生了戀愛。這樣的一個轉變的時代，天天看見舊的崩壞下去，看見新的代替起來，到處聽得懷舊的低歎，美新的高呼，自然會感發了伊本納茲的才氣，而成就他的創造時代的作品了。

而且那時還有改革運動的大旗豎起來，號召青年。這就是西班牙近代思想史文藝史上畫了個新紀元的「九八運動」。

一八九八年，正是美西戰爭結束的那一年，西班牙的青年文人，以文學批評家烏那摩奴(Unamuno)思想家阿蘇令(Aznar)為首領，正式的宣告傳統主義已經死滅，近代主義代之而興。他們介紹尼采，易卜生，左拉，托爾斯泰的思想和藝術，他們高呼「貫輸近代主義到政治界教育界和文藝界」。他們以為西班牙民族活力銷沉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本位主義，一是懷舊過去。因為是地方本位主義，所以不能容納外來思想，因為懷舊過去，所以沒有創造革新的精神。他們創辦了「新評論」(La Revista Nueva)宣傳他們的主張，發表他們的新作，並且抨擊舊派。于是新派被稱為「九八派」。阿蘇令有幾句話不管是他們的宣

言：「在西班牙文壇上，九八派是代表一個文藝復興的：這所謂文藝復興，只是民族思想由外國思想而受胎之謂……我們不要摹仿別國。凡我們所主張所宣傳者，其影響將空氣似的，伶俐流動，無微不至，沛然成爲暗示。」

當時「九八派」所努力宣傳的，在思想上是尼采的偶像破壞論，在文學上是左拉，莫泊三的自然主義。當時「九八派」中的青年而成爲西班牙新文學的明星的，就是小說家羅羅夏（Pío Baroja），柴瑪薩斯（E. Zamacois），和戲曲家伴那凡德。正像他們所宣言一樣，他們雖然受了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然而他們後來都從自然主義脫化出來成爲他們獨立的自己。

這便是伊本納茲走上文壇時的環境，便是當時西班牙文壇的趨勢。所以他的早年著作有著濃烈的自然主義色彩，是不足怪的。他雖然和「九八派」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九八派」是他的精神的母親，却是毋庸諱言的。而也像「九八派」的作家一樣，他慢慢的從自然主義脫化出來；他的「瓦冷西阿故事」幾乎可說是自然主義的，同樣的是「五月花」，這裏面的阿爾及耳（Algiers）洋面偷運煙草的美麗的描寫，是伊本納茲實地經驗的結果，而主人公羅斯科在復仇的剎那間忽然感覺的愛心，也終于沒有好結

果，也可說是正合于自然主義文學的定命論的。但是在著名的「茅屋」以後，伊本納茲便成了獨立的自己的。

二二

現在我們可以將伊本納茲的著作揀重要的來說個大概。

如果想在伊本納茲的作品中分出「期」來，便遠不如將他們分作「類」爲較合理而自然。可是我們也不可忘記，分「類」也還是勉強的。粗分起來，可爲四類：鄉土的，社會問題的，心理研究的，和戰爭的。然而除開戰爭小說可以獨立一類外，鄉土小說中也未始不包含着社會問題和心理研究，正如社會問題或心理研究的作品裏也常有鄉土色彩或其他。因此最妥的分類還是分爲三類：鄉土的，問題的，和戰爭的。

鄉土一類，可以「茅屋」，「五月花」等爲代表的，可以「大教堂」，「酒窖」，「血與沙」等爲代表；戰爭的，可以「啓示錄的四騎士」，「地中海」爲代表。而「闖入者」，「羣衆」，「婦女的仇敵」，也可以歸入問題小說。

有些人很讚美伊本納茲的鄉土小說，另有些人讚美他

的問題小說，而百分之九十九的知道這位作家的讀者，總讀過他的「四騎士」。實在的，這位多方面的作家總能夠使一個讀者滿意而去；從藝術上講，他在這三類中也各有他的不朽之作，有能夠證明他的才氣的傑作。他之所以不但是是一位 Popular 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不朽的偉大作家，怕就是爲了這點罷？

我們先講那通常被視爲鄉土小說的「茅屋」罷。

「茅屋」是六萬字左右的長篇，在伊本納茲的著作林中，只能算是個小小的東西。他的後來的的小說，如「大教堂」，「血與沙」，「酒窖」，「四騎士」，「地中海」等，都比「茅屋」的篇幅要長上兩倍或三倍，甚至四倍。然而這小小的「茅屋」却有很高的價值。全書的背景在瓦冷西阿的鄉村——怕就是因此被視爲鄉土小說了。老農夫擺勒忒是富人薩爾伐獨(Salvador，西班牙語原是「救主」之稱)的佃戶，現在還不起租，而且又欠了薩爾伐獨的一點借款。擺勒忒的祖先，總有五六代，就在薩爾伐獨的地上工作，他們的血汗浸透了這一片地，使成爲無比的沃土。他們素來尊敬他們的地主，便是老擺勒忒自己，也是很尊敬薩爾伐獨的。現在爲了一點小欠款，薩爾伐獨不但火急的追索，並且要把老擺勒忒一家從他們五六代世居的地上趕出去了；

這就無異宣告了這個安居的農家的死刑，這使得和易的老擺勒忒天性中的摩耳人的氣質迸發起來：在司法警察取去了他家中所有的值錢的東西以償欠債而且限期令他遷出以後，這位可憐的老農夫簡直發瘋了，他自覺得他在這塊地上的居住權是神聖的——爲什麼他不能繼續居住呢？這里是他的五六代祖先血汗所浸透的地！他恨那個老財迷薩爾伐獨了，他伺在路上，就殺死了那老財迷。於是擺勒忒入獄了，法庭判決了死刑，同村的農民——都是一些佃戶——一齊起來營救，村長也幫忙，本鄉的議員也幫忙，結果總算免了死刑，流徙到塞塔，安置重囚的所在，在那里不久，擺勒忒就死了；他的老妻在他入獄時就驚悸成病，死在醫院裏，他的兩個女兒，無家可歸，只好到城裏做女僕，後來墮落爲土娼。老擺勒忒的一家就此完了，像一束稻草在風中吹散了。但是老擺勒忒世代耕種的那塊地的故事却由此開始了。全村的人，爲了憐憫那不幸的擺勒忒，爲了報復那貪婪的薩爾伐獨的有錢的兒子們，都有一種默契，連女人和小孩子都了解的一種默契：看着罷，誰再敢來承租這一塊被詛咒的地！薩爾伐獨的有錢的兒子們，從別村裏找來了佃戶，但是那新來者立刻受到了警告，受到了不知何處來的槍擊，於是他們畏懼而退去了。薩爾伐獨

的有錢的兒子們第二次第三次企圖從這塊地上得些利益，但是無效；老擺勒忒世代的血汗所浸透的沃土，現在不得不委棄給荆棘，聳立在四面的茂盛的耕地中，像是一塊紀念碑；紀念不幸的擺勒忒，紀念兇暴的薩爾伐獨，紀念貧苦的人兒的意志終於得了勝利。又是村中的幸福表，因為別的地主們永遠不敢忘記這個教訓，因而不敢加租，並且催討欠租也不敢嚴厲。又是村中的貧苦的佃戶親密地連合起來的符契，連合起來反抗狠心的地主。

這樣，那被詛咒的地荒棄着，有十年之久！於是從遠地來了個受生活壓迫的不幸的人兒——擺底師德和他的家族，貿然在這被詛咒的地上站住了腳，打算在這里找條活路。這件事，立刻引起了村人的十年的舊恨，他們和擺底師德一家，就有了深厚的仇意。在懶惰而遊蕩慣的劈曼托的領導下，村中的農民不絕的和擺底師德一家尋釁；他們斷絕他的地裏的水泉，他們毆侮他的小兒女們。終于他的小兒子，在村塾散學後的回家途中，被同學們撲打跌在河裏，並且由此得病而死。當這可憐的小東西永別世界的消息很快的傳播在全村時，全村的婦女們都從夢魂中跳醒來，他們的良心上受了深深的一針，她們悔覺，她們畏懼；在小東西見了上帝時不知要怎樣說呢？第二天，幾乎

全村的婦女都跑到擺底師德的家裏了；她們像要親死者般的，要慰安不幸的母親；她們要分有這悲哀，減輕自己的罪過。像恭謁耶穌聖陵似的，全村的婦女，小孩子，老頭兒，後來甚至於男子，都不斷的進出於擺底師德的大門，他們帶來了香花，帶來了美麗的小殮衣，帶來了同情。劈曼托的妻做了臨時指揮，她指揮衆婆子們分頭準備葬儀，她替死孩子穿上殮衣；她的丈夫從城裏買了棺材來，他又率領村中的樂手唱挽歌送葬。總之，在「死的洗禮」中，全村的人和擺底師德一家似乎完全融洽了；他們都是貧苦的人民，都是奮鬥着要一口麵包的，可不是麼？

然而不多時後，同情的心漸漸磨滅，嫉恨的火又重新在村人的心頭燃起來；在秋收之後，擺底師德的好收成，又引起了嫉妒，加深了他和全村人中間的無聲的鬥爭。擺底師德如果爲自己的安全計，自然最好是乘早離開了這被詛咒的地，然而他不肯。他爲什麼要離開呢？他，忠實的辛苦的求到他自己的麵包，並不礙着別人，他爲什麼沒有生活的權利呢？他勇敢地對着全村的嫉恨，他無助地自己保衛自己。他的兒子們也不敢上學去了，他的女兒也不敢到工廠裏去，他自己出入總帶着他的雙膛獵槍自衛。于是有一日，他從城裏回家時，天已經黑了，一顆槍彈從河邊

叢莽中射來，中了他的肩頭，他立刻還擊，也打中了那個賊匪者。這便是劈曼托。第二天晚上，劈曼托死了，但村裏乘黑夜燒燬了擺底斯德的房子，他們僅僅逃出了幾個光身子。麵包呀！要用多大的價值才可以得到呀！爲了這，人們變成了多麼壞呀！

這便成「茅屋」的梗概。一部被視爲鄉土小說的作品，然而涵着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我們同情于擺底斯德，我們也不能憎恨那些村人。他們都是不幸的人，然而他們爭鬥，同歸于盡。

在問題小說之羣，「大教堂」，「血與沙」，「闖入者」，「酒窖」，都是重要的著作。「大教堂」討論到西班牙教會和政治的關係，「血與沙」抨擊西班牙的「國技」鬥牛，「闖入者」諷刺耶穌軍，「酒窖」討論到禁酒問題。

「大教堂」的背景在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的拖萊度(Córdoba)。大教堂。雖然只是一個大教堂，可是自成一環境，自成一國，自成一世界。住在這世界裏的，是一些不可愛，然而也不壞，的人兒；不，還不能說是人兒，妥當些應該說是一些陰影，一些幽靈。然而陰影的幽靈的世界却產生一個熱烈活潑的真正的人，便是書中主人公的軋勃立安爾羅那(Gabriel Luna)。他是勇敢的，有理想的，有志

氣的人，他離開了他生長的陰暗的環境，要做些事業。他浪遊法國，英國，他成了進化論者，又成了革命家，在獄中過了幾年。當他出獄以後，身體也衰弱了，精神也頹唐了，他唯一的要求，是安靜的等着死了。于是他回到他生長之地的大教堂去，那就是說，他願意在肉體未死之前，先把他的精神埋入這與世隔絕的古墓——大教堂。他在這裏，得到了善意的容納，大家已經忘記了他以前的野性，並且也不知道他幾年在外面所做的事。羅那躲過了他的餘年，身體衰弱，精神疲倦，然而還保存着強烈的憧憬：他的生活最有價值而且有趣味，因爲世界上已經富有了他的鼓動了。

同樣的，在「血與沙」中，也有個追逐憧憬而終于幻滅的主人公。約翰茄拉爾度(Juan Gallardo)從孩童時代就有酷好鬥牛技術的天性。他選定了他的鬥牛者的職業，得了一些愛鬥牛戲者的幫助，他果然達到了他的夢想，成爲超等的鬥牛者。名譽和金錢都來了，孩童時代的神話竟變成了現實。然而這種光耀，不能持久。最初是小墜子，受了點小傷，既而竟在鬥牛場中喪了聲譽，終于死在牛角下。當他的屍身抬出去，全場的觀衆正嗷嗷然要求把鬥牛戲的節目繼續做到底。

和「茅屋」相比，自然是「大教堂」和「血與沙」的背景更廣闊，人物更複雜，色彩更鮮豔；但是還不及「啓示錄的四騎士」和「地中海」。這兩部戰爭小說，在理想上或許未能使人人滿意，但在描寫上，却能使人人入迷。「四騎士」帶我們到阿真廷的大牧場，到橫渡大西洋的郵船，到大戰前的巴黎，到瑪爾納河大戰場，到後方傷兵病院，到法國北部的戰壕，引我們看見愛國熱狂，戰爭的恐怖，人類的實際的脆弱。「地中海」更引我們到古代的傳說了。這本書，實在是一部「地中海」的史詩，從神話時代的「地中海」直到大戰時法國潛艇出沒的「地中海」，成了全書的背景。這個體裁是新創的，也只有伊本納茲的才氣能夠從容地布置好如此複雜的背景。在藝術上，「地中海」似乎勝過了「四騎士」。

四

但是伊本納茲的作品真正背景却只有一個地方，那就是人類的方寸之廣的心。他大胆地描寫人類的卑惡，而且大胆地抨擊這些，可是他並不以為人類或是絕對壞的；在他的著作中，很有許多迷于成見或動于誘惑，而做了不可挽救的錯誤的可憐的人兒，但沒有絕對的本性的壞

人，可是也沒有絕對的好人。在他看來，人類本來同時有着善惡二方面的。所以「大教堂」裏的陰影似的人物，各自能間或做一件好事。「茅屋」內的擺底斯德自然值得同情，可是劈曼托也不是壞人。正像那村教師所說：「他們都是好人，不過，沒有教育，太粗野了些。」

如果人類中有真正的好人麼，伊本納茲以為就是那些受過教育的能夠把惡解釋為善的那些人。就是他在「四騎士」內所抨擊的那些會說漂亮話的德國軍官。他們是有意為惡的人，並且知道怎樣巧說以掩蓋自己的罪惡的人，伊本納茲恨他們比無心作惡的農民更甚。對於抱有憤慨的人，那些革命者，如像「大教堂」內的羅那，「血與沙」內的茄拉爾度，「酒窖」裏的薩爾伐的安拉，他是永遠讚美的，雖然他仍要寫到他們的失敗。

伊本納茲是深深的感到了人性的脆弱的；「我們是天使，但同時也是惡魔。是靈，同時也是獸。普通的人，兼有這正相反對的二素，所以有時會是好，有時會成了惡人。」他在日本講演時這麼說。而他的著作，也就是這幾句話的詳細解釋。

對於藝術本身的意見，伊本納茲以為小說和別的艺术品應該不單是使人喜樂，應對於人類的向上和文明的進

步，有些貢獻。小說家的事業應該是建設理想的未來社會的基礎。

五

最後，我們再就伊本納茲的表現技術上說幾句。

伊本納茲作品中描寫之美麗，是人人能夠感到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的描寫美麗，不但使讀者眼中再現一幅美的圖畫，並且使讀者從這得了暗示。他就是這麼一個能夠從事物的表面透入內心而扶露出來給人人理解的能手。所以在「血與沙」的鬥牛場，我們透過了那濃厚的曠氣而看見西班牙的民族性；在擺底斯德的困苦中，我們又看見了後面的大問題——土地問題。

伊本納茲又有本事使我們實實在在活到他的書裏去。他自己是在書裏的，他和他的物同哭同笑同歎息，他的才氣又強迫我們也跟着他進去。你會覺得你自己就是一個在瑪爾納河作戰的兵士，就是鬥牛場的勇士，就是追逐憧憬的羅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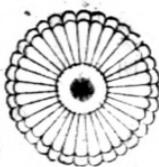
不肯專顧着一方面，也是伊本納茲的特色；他決不肯在光明中間不加上一點黑影，正像他決不肯在黑暗中間不閃露一線光明。在善的表面上透露出一些惡的影子，在惡

的猶相下又伏藏着善的小小的芯子，這也是他的擅長的手筆。所以他給你的印象，給你的感想，決不是單面的淺的簡易的，他給了你很複雜深刻的印象，需要你去反覆尋釋。

在全體的結構上，伊本納茲給你的印象是力——壓榨你到不能動彈的力。他的故事的結構不是巧妙的細膩的鑲嵌，而是大膽的，危險的——難以相信是穩固的架疊。他從第一章到第二章，其間幾乎使你疑惑是斷了連貫的線索的，然而牠實實在在却是張狼密切的不可分離的連着。他的每段每章，都像巨斧砍下的岩石，然後以不規則的形式，很險的但是又很穩固的裝置好。

他的人物也是木炭畫，而不是精緻的油畫。是羅丹的雕像。他並不細寫他們的容貌，可是當你既把全書讀完，他們的極清晰的面貌，就在你眼前站着，再也不肯離開了。

一九二八，二月，於北京。



島

捷克卡貝克兄弟著 汪倜然譯

在現存的捷克國作家中，卡貝克兄弟——約瑟夫和卡萊爾 (Josef Capek, 1887; Karel, 1890)——是最馳名世界的。他們是小說家和戲劇家。現代捷克文學之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他們底戲劇。自從歐戰之後，現代的捷克家多少都注意和研究外國文學，尤其是英法兩國底文學，卡貝克兄弟是受英國著名文學家威爾斯 (H. G. Wells) 底影響的。他們底作品底特色是充滿幻想和富於譏諷；不論是小說或戲曲，多是結構奇突，思想幻異，同時又有幽默。所以讀過他們作品的人，往往忘不掉他們那種古怪有趣的風格。我覺得他們是兼有英國巴雷 (J. M. Barrie) 及鄧山內 (Lord Dunsany) 二氏之長。

卡貝克兄弟底合著作品，亦是一件著名的文壇美談。我現在所譯的這一篇小說即是他們底合著作品之一。本文係自 Busch & Pick 底英譯本「捷克小說集」 (Selected Czech Tales, The World's Classics)。

從前里斯朋 (Lisbon) 地方有一個名叫唐黎資特發列亞的人，這人後來航遊世界去了；而當他遊歷了世界底大半部份的時候，他却死在一個最遠的島上。在他住居里斯朋的時候，他是一個識見卓越，地位重要的人。他過着他們那種人所過的生活，待自己待得很好，却也不妨害別人。但是久而久之，連這種生活都使他厭倦了，成爲一種拖累。所以他就把他底財產變換爲現錢，趁了第一隻便船航海去了。

他們就先航行到加的斯，再到巴勒摩，君士坦丁，貝魯特，到巴勒士坦和埃及，并且繞過亞拉伯到錫蘭。後來他們甚至沿馬來半島和爪哇島駛着；他們到了又航入大海中時，就向東南方航去。有時候他們會遇見同國的人。那些同國的人是乘船回家去的，他們聽到本國的消息時是快樂得哭了。在他所到過的那許多地方，唐黎資看到許多奇怪而似是不可信的事情，多得使他覺得已經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忘記了。當他們正在海中航行的時候，一

陣大風襲擊他們，他們底船就像一只木塞似地在波浪上顛簸，沒有人領導。在三空中，風勢增大，不減其猖獗。到第三夜，船觸着珊瑚礁下沉了。唐黎實覺得他自己在最可怕的響聲中被波濤擲上擲下。一個浪頭擲他在一個木筏上，他已失去知覺。當他回復知覺時，他看那時已是中午，他自己已孤單地在碎裂的浮木上。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海裏。在那個時候，他生平第一次經驗到生之歡喜 (Joy of Living)。他底木筏繼續漂浮到旁晚，過了一夜，又過了第二天一天，但是他望不見什麼地方有陸地。並且他那木筏已經被水沖鬆了，一塊一塊的木頭脫落下來。唐黎實想要用他衣服上的布條去縛牢它們也是無效。結果只有三根不牢固的木頭留下；而他自己，因為疲乏和想到自己底與人世隔絕，是漸漸地要昏倒了。於是唐黎實告別了人世的生活，俯首聽命于上帝。

第三天天明的時候，他發覺波浪是正在沖帶他到一個神奇的島上去；他覺得這個島彷彿是就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從水中湧現出來的，有美麗的樹林和綠的灌木叢。後來他居然踏上岸，岸是被鹽和泡沫所掩蓋。在這時候，有幾個生番，從樹林裏走出來，但是唐黎實憤怒地向他們喊叫，因為是怕他們。後來他跪下來懇求。倒身在海岸邊的

地上，睡着了。

到了日落的時候，飢餓弄醒了他。在他周圍的沙上，都滿印着平坦的，赤裸的足底足印。唐黎實看見這些蹲伏在他周圍的生番都詫異地向他瞪視，談說到他，却不來傷害他，他覺得歡喜。他走去找尋食物，但是黑暗現在已經低降了。繞過一座石崖，他遇到一大羣的生番，圍成一圈的坐着，吃着他們底晚餐；他看見有男子，女人，和小孩們在這圈子裏，但是他站得遠遠的，不敢走近去，好像是一個從別個教區來的乞丐。後來從生番們中走出一個青年的番婦，用一只草碟盛着菓子帶來給他。唐黎實奔向食物，貪食地吃下香蕉，新鮮的和乾的無花果，以及別種果子，晒乾的肉，甜的麵包，味道和我們底麵包不同。那少女另外又帶一桶泉水給他；她蹲着看他吃。當他吃完之後，覺得混身都舒服了；他高聲向那少女道謝她底禮物，她底麵包和她底慈善，並且向其他的人道謝，感謝他們底慈善。這時他心裏情思充盈，感激之忱束縛他，使他不禁說出許多從沒有說過的感謝的話。那少年番婦坐在他對面，笑着。

唐黎實以為他必須把他所說的重復再說一遍，使她能了解他底意思，他就像禱告一樣的熱誠地感謝她。同時

其他的人，都走到森林裏去了，黎資因為心中有了這麼多的歡喜，所以怕獨自一個人在那裏，在這麼荒涼的一個地點。爲了要留住這個女人，他開始告訴她他是什麼人，他從那裏來，那隻船如何觸礁，他在大海中受過什麼痛苦。黎資立刻看到她是在睡着了，她底面頰貼在地上；他就站了起來，坐在稍遠之處，望着羣星，聽着海水底湧滾，直到他爲睡眠所克服的時候。

早晨他醒來時，他尋找那個女人，但是她已去了；只有她全身的痕跡是印下在沙上，直長而且窈窕如一條綠枝；當黎資踏在這個凹處時，它已被太陽晒暖了。後來他沿着海岸在島上巡行一週，看看它是什麼形狀。有時候他底路領他走過森林，或者小樹林；有時候他不得不繞過一個沼澤，或者爬過一塊崖石。他幾次遇見生番，但是他不再怕他們了。那里的海底綠色是比世界上其他不論什麼地方海底綠色來得深濃。而且那些開花的樹和植物都有一種特別的優美。他走了一天，飽看這個他一生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島底美麗。他亦想到這些生番是比別種的生番來得更美麗。次日他繼續他底探索，直到後來他完全巡行過全島了，這島上是托天之佑有着許多的泉水和花卉，并且是像我們理想的樂園底和平一樣地和平。到了晚上他就回到他

從前踏上岸的地方；他看見那個少婦獨坐在那裏，把她底頭髮打成辮子。在她底腳旁躺着那帶他來的木筏，被這不可渡過的海底波浪沖打着，使他不能再去得這些。唐黎資坐下在她身旁，望着波浪，波浪把他底思想一個一個地帶走。當幾百個波浪來了又去之後，他底心裏是充溢着無限的悲痛，他就傾吐他底哀訴；他怎樣的亂走了兩天，察致這全島底情勢，但是他沒有在哪里找到一座城，或是一個海港，或是一個和他相像的人；他底同伴們都死亡在海中，他是孤單地留下在這個島上，從這個地方是不能回去的，孤單地在生番們底中間，他們說着一種特別的語言，這種語言底字眼和意義都是他所不懂的。他這樣地悲嘆他底命運，那婦人輪在沙中聽他說着，聽到她睡着了，她是被他這訴苦的話底單調所催眠了。唐黎資就停住不說，輕輕地呼吸着。

早晨他們一同坐在一塊岩石上，高出海上的，望着天地交接之處。唐黎資想到他底一生；他記得里斯斯底宏麗和尊貴，他底情史，他底游歷，和他所看見的世上的各件東西，於是他閉上了眼睛，以便在內心中找到這些美麗的圖畫。但當他張開眼睛時，他看見這個女人坐在她底腳後跟上，在他底對面，拙鈍地向前面望着；他看出她是狀態

媀媀，小的乳房，纖柔的四肢，身體很直，皮膚棕色。

他常常在這個岩石上，引領而驅船隻之到來。他看見太陽從海上升起，從那里落下，他看慣這個了，他亦過慣了別的一切事情。他開始嘗到這個島底甜蜜，在他看來，這個島似乎是一個情愛之島。有時候那些生番會來找他；他們很尊敬他。當他們蹲伏在他周圍的時候，他們好像是一些肥鵝；他們是身上刺花的，他們內中有幾個是很老了；他們帶食物給他，他們關心他。當雨季到來時，唐黎資就住在那女人底小屋裏。這樣他就生活在生番們中間，也和他們一樣的裸體；但是他輕視他們，他們底語言他一個字也不肯學。他不知道他們怎樣稱呼他所住的這個島，怎樣稱呼這蔭蔽他的小屋，怎樣稱呼那在上帝前是他底唯一伴侶的女人。

不論那一夜他回到那小屋去時，他總看見他底晚餐備辦好了，他底臥榻預備好了，棕色皮膚的番婦底擁抱等候着他。雖則他差不多不把她算做一個「人」，以為她是近於獸類的，然而他常用他自己的語言同她談話，只要她靜聽他說，他就滿意了。所以他告訴她那些常在他心裏經過的思想；說到他在里斯朋的房屋，和他游歷中的詳細事情。起先他因為那女人既不懂他底字眼，又不明瞭他所告訴她

的那些話的意義，所以他覺得惱恨；但是逐漸地他對於這種情形亦慣了，就把這些同樣的事情，向她說了又說，常用同樣的字眼，同樣的說法；說過之後，他就把她摺入懷裏，算做他底妻子。

但是久而久之，他底描寫變得更短了，不大聯絡了；許多事情他都不記得了，彷彿這些事情從沒發生過；往往一連地幾天，他會躺在他底榻上不說話，只想到他自己。他過慣了他底這種環境，慣得會坐在岩石上一連幾點鐘，但是從不想去找尋船隻。

幾年過去了，唐黎資忘了回去，忘了他底國語；他底心是和他底言辭一樣地靜默。每到旁晚的時候，他回到他底小屋去，但是他底不明瞭這個女人，和他到這島上的第一天一樣。

某個夏季的有一天，當他是在森林深處漫遊時，他心裏忽然非常慌亂不寧起來，結果他跑到出到曠地上去，在那里他望見一隻大船停泊在岸邊。他心跳得很厲害，他跑到岸邊去，登上他底那塊岩石，從那里他看見有一羣的水手和他們的長官。像一個生番地他藏在一塊石頭後面，偷聽他們底說話。他們底談話打動了他底記憶，他才知這些陌生人是在用他自己的語言談話。他就站起身來，要想和

他們說話，但是他只能夠喊叫。那些陌生人都吃驚了，他又喊叫了一次。他們把他們底鎗向他傾準，那時候他底舌頭才能說出話來，他向他們喊道：「慈悲，先生們！」他們歡呼起來，向他跑去，但是，像一個生番似地，唐黎實覺得他必須要逃跑。然而他們圍住他，交換地擁抱他，並且加以許多的問話。但是他站在他們中間，裸露着身體，充滿了恐懼，急欲逃走。

「不要害怕」，有一個老軍官對他說，「要記得你是一個男子。……帶肉同酒來，因為他形狀瘦弱可憐。……你來同我們坐在一起，隨意自便，使得你可以說慣了人底語言，不要說慣那些也許是猴子語言的喊叫。」於是他們給唐黎實美酒，醃肉，和乾麵包。他坐下在他們中間，和在夢中一樣，吃着喝着，他覺得他底記憶逐漸回復了。

其餘的那些人也吃着喝着，閒談着，因為找到了一個同國的人，覺得很高興。當唐黎實吃完之後，他是充滿着一種感激的情緒，這種情緒底深擊不下於那一日番婦初次拿食物給他吃時的他底感謝之忱；他是不勝歡喜；再聽到他自己的那種美麗語言，再和人類作伴，並且這些人對他說話像對一個兄弟說話一樣。因此他很快地就能說出他底字句來，於是她竭誠地感謝他們衆人。

「再多休息一晚，」一個老軍官說，「休息之後你就可以告訴我們：你是什麼人，你怎麼會在這里。那末你底可貴的說話的能力就會回復，因為一個人底最大的財產就是：他能夠說話，能夠把他所受到的事情和他底情緒傳達給別人。」

當這個軍官這樣說話時，一個少年的水手開始唱起一只動人的戀歌來。他唱到一個男子出去飄洋過海，而他底情人聽求海，風，和天，送回他到她那兒。她底盼望和悲哀都用我們所能想像得出的最溫柔的字眼表現出來。到了那個水手唱完之後，別的人也唱着或背誦同類的詩歌，彼此在感傷之中競爭着：他們唱到對於戀人底盼望，唱到遠航異鄉的船舶，唱到變動不已的海洋。到後來他們都談到他們底家庭，和他們留下在故鄉的親人們。唐黎實不禁哭了，喜極而悲：因為想到他所受過的苦處，並且他以前是忘掉他底語言的，現在竟能夠再了解詩歌底可愛的音樂了；他哭起來，因為這些都像是一場好夢，他是怕這場夢要醒來。

後來那個軍官站起來說道，「孩子們，我們現在去看我們所發現的三個島了，可是我們都要在太陽落山之前回來，那時我們就要開船了。今晚，我們要在上帝庇佑之

下，動身回家鄉去。但是你，「他轉身對黎實說，「假使你在這個島上有什麼東西，你願意帶了去，做一個紀念品的，去帶到這里來，等我們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回來吧」。

水手們都在岸上分散了，唐黎實轉身向那婦人底小屋走去。他走去得越近，他就越躊躇了；他想着怎樣纔能很好地去。告訴她，說他要走了要離開她了。他就坐下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就想到他是不能夠謝也不向她謝一聲，就跑去離開她的，他和她同居已有十年之久了。他記起她對於他底恩情：她怎樣地奉養他，怎樣地拿她底身體和工作來服伺他。後來他走到她底小屋裏去，坐下在她身邊，很快地說了許多話，好像這樣就可以說服她似的。他告訴她：他們現在來帶他去了，急迫的事情要求他就去；他杜撰了許多辯解的話。後來他把她擁抱在懷裏，感謝她對於他所做的一切，並且立下神聖的誓約說他不久就要回來。當他說了不久之後，他才明白她是在沒有理智和悟解的聽着他，他就變得很生氣了，又把他底辯詞極其著重地說了一遍，不耐煩得躁腳。忽然地他想到水手們也許要不等他去就開船走了，他就在說話之間跑了出去，趕到海岸邊。

但是還沒有一個人回到船裏，他就坐下來等着。這時

他不禁時常想到那女人還沒有完全了解他所告訴她將要過去的話；到後來這種念頭簡直不可忍受了，所以他又動身跑轉去，要把這件事情再解說給她聽。但是當他走到小屋時，他却進不去，在外面從一個門縫裏窺看她在做什麼事情。他看見她在用她已經折下的新鮮青草鋪他底床鋪；她是在準備他底果子肉食品，這時他第一次注意到她自己是只吃些壞劣的菓子，破碎的或者是腐爛的，却挑選那些最好的給他，都是採下來的菓子，大而且毫無缺點；然後她坐了下來，一動也不動，像一座神像一樣，等他回家。那時候唐黎實就覺得他的確必須先吃了她所預備的果子，躺下在床上，使她不致于等候他，然後他再回轉去。

同時，太陽已在下沉了，水手們都聚集在海岸邊，將要開船了。除去唐黎實之外一個人也不缺少，他們就叫他道，「先生，先生！」當他不來的時候，他們就跑到樹林邊去，在那里找尋喊叫他。內中有兩個人離他很近的走過去，不斷地大叫着，但是他藏在叢林中，他底心跳得很急，因為恐怕他們要找到他。後來他們底呼聲停止了，夜已到了。他聽見划槳拍水的聲音，在他們回到他們船上時，他們都在高聲談說，可憐這失蹤的人。後來一切都寂靜了，唐黎實才從叢林裏爬了出來，回到他底小屋

去。他看見那女人不動而且耐心的坐着。唐黎實吃了果子，睡下在那芳香的床上，把那一直接候着他的她抱入懷裏。

天明了；唐黎實並沒有熟睡。他從他底小屋子的門向海望去，因為他從門外樹林隙處可以望見海的。他看見那駛去的船是在遠遠的遠處。他看看那熟睡在他身邊的番婦，可是她不復是美麗如昔，而是可憎可怕了。他底一粒一粒的眼淚流下在她胸膛上；唐黎實是在低聲地重說着——使她不致于聽見——那些美妙的字眼和神奇的語詞，描寫着盼念之苦和永未實現的願望。

後來那隻船隱沒在地平線下去了。唐黎實留居島上。但是從那一天起，當他以後在世的那些年中，他從不說話，從沒有說過一個字。

十六年末一日譯完(留)

嚶嚶書屋在什麼地方？

(問) 嚶嚶書屋在什麼地方？

(答) 在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百三十二號。

(問) 有汽車電車可通嗎？

(答) 有，多得很；一路二路電車，一路九路公共汽車，都可以直達。

(問) 下車後到嚶嚶書屋還有多遠呢？

(答) 趁一路二路電車，到愛文義路哈同路口下車，進哈同路一直走，就會看見民厚里了，找到民厚里第七弄，進弄第十家便是嚶嚶書屋。

(問) 還有公共汽車呢？

(答) 一路公共汽車，到靜安寺路哈同路下車，一下車就看見民厚里，你找第七弄第十家便是。九路公共汽車是可以直到哈同路民厚里第七弄口的，加二方便了。



晚霞的日記

一青

在一個陰沉的下午，窗外送入細細的雨聲。K教授獨自坐在雜亂的書案旁，一只手支着頭，一隻手拿了一捲煙，無聊無賴地吸着。雖然桌上擺着一本打開的書，而K教授的眼光並沒有和他接觸到。他在冥想甚麼事情，又像在思索甚麼疑難的問題。由他那一雙深黑的眼睛和兩度輕鎖的眉頭可以看出他心理不寧的狀態。

他在這長久的沉默中似乎看見那骨瘦如柴臥在病榻上的晚霞在哭泣，有時又似乎聽見她淒切的呼聲。一回又想到她從前亭亭玉立，含笑慢步走入課室的風度。而最深刻的印像就是前幾天和她在醫院見面，她在一絲兩氣中微微張開無力的眼睛看他一下。想不到她竟死了。K教授感着無窮的悲哀，他覺得晚霞的死他要負很重大的責任。他覺得晚霞一生可憐，可惜。他自己怨自己愚蠢，怨自己殘酷。同時又怪晚霞不該太軟弱，自己壓抑自己。然而終究找不出這件事的根本錯誤點來，只是無頭無緒地追想過去。

「怎麼晚霞愛我我竟不知道呢？」

「她應該勇敢些對我表示呵。」

「這樣可愛的個晚霞怎麼當時我就不會愛她？」

「但是我是有妻子的人呀，假若當時我愛晚霞……」

「其實有個時期我也有點愛她，不過太不負責任了。」

「究竟誰先撥動誰的心絃呢？」

「我着實對不起晚霞，不負責任的表示殘殺了晚霞稚

嫩的心。

「怎麼她不早點告訴我？現在她死了，我有甚麼方法

可以補救這個過失！」

K教授胡思亂想着轉身去拉開桌子的抽屜，取出一個紙包，在紙包裏取出一封信來，慢慢地從頭再看。這是晚霞的丈夫寄來的。

K先生，

我以忠誠的態度向你報告一件傷心的事。自你到過醫院後兩天晚霞就捨我而逝了。她臨終有一段話叫

我轉告先生。我把牠照錄在上面：「我和你結婚將近一年了。你愛我之情我是很知道的。其實我很對不起你，我所愛的人乃是K先生。這不但別人不知道，K先生也許還沒有知道，現在我算是抱恨以終。死後你可把此事告訴他，並且拿我一部分日記給他看，則我雖死了，他還知世界上有過一個傾慕他的人。」K先生，我相信你，我敬重你。我很了解你和晚霞純潔的友誼。至於我不能得她的真愛那是我自己的不幸，我不能怨晚霞，更不能怨你。而且我對於晚霞的「抱恨以終」尤表深切的同情。現在送上她的幾段日記，這是她自己挑出來的。你的學生王文煒。

K先生拿着這封信翻來覆去，看了又看，像要在信中尋出甚麼可以解決心中的困難似的，終於又放下來再去翻覆看紙包中一疊一疊的散紙，寫滿模糊的鉛筆字的散紙。這是晚霞的日記。

◎六月三日

早晨M教授沒有來，只上了K先生一課。他近日神采煥發，議論風生，在一班教授中他的學問辭鋒都居第一。無怪他上課時沒有人告假。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最完全的美男子，尤其是我理想中的男子。當他講演時頻頻看我，我

感着莫名其妙的不自然。下午上了三堂就回家，路上又遇着K教授，這是意外之快樂。晚上看書到很晚，因為明日有K先生的課，一定要好好準備。就睡時已十二點。

◎六月四日

今日很早就到學校，真是失望，K先生病了，請一天假。我想去看他又有點膽怯，而且他或者有事情故意託病的，不如明日看他來不再說。本日心緒很不寧靜，雖然上課，但並沒有聽講，去看K先生的問題終放不下。課畢回家，王君即來，飯後同去看影畫。十一點鐘他送我回來。王近日對我很殷勤，不知有甚麼意思？K先生又跑上心來了，終於寫了一封信去問候他才睡。

◎六月五日

早晨起來覺得頭痛，C教授又是最討厭的，本來不想去上第一堂，但爲着要知道K的消息不能不早些去。於是跑到教務室去問，T先生說「K教授今日日本沒有課。」我說「別一班有沒有？」他說「也沒有。」我覺得無窮的失望，立刻跑出去把昨夜寫好的信叫人送去，然後去上課。C先生亂七八糟說個不了，我不但不愛聽，而且覺得吵耳得很。S每每喜歡對我談K教授，想來她也喜歡他了。但是S那個鬼面，我相信K先生不會留意的。下課出

校時王又跟我一路走，一路上我敢不放心，怕K先生看見以為是我的愛人。母親似乎很喜歡王，我今日故意對她表示我不喜歡王的意思。老實說，非同K先生一樣的人我不能愛他。晚上英姊來和母親打牌，在此留宿。我近來很不喜歡人在旁邊吵我，阻碍我的冥想。而且她近來變得很囉唆，最喜歡說無謂話。我和她說K教授她總不大理會，這也難怪，她那裏看見過這樣一個人？像她那個愛人，除了她再不會有人愛的，但她却把他看作無上神聖，真是可笑。晚十二時與英姊同睡。

◎六月六日

今日上午沒有可上的功課，我又不能不去學校探K的消息。只可託言上課同英姊分手，到得學校已經遲了十分鐘，走過N班課室K教授已經立在講壇了。他很留意的看了我一眼，我想他一定已經接到我的信了。我本想在N班門外聽K講書，但自己課室也在上課，怕給人看見不好意思，只好慢慢走到課堂去偷看小說。一聽見下課鐘我立刻跑出去，剛好見着K先生，我問他病已好了麼？他說「好了，本來沒有多大的病。你的信我也收到了。」K教授雖然是很英偉，但他頗有點害羞，和我說話好像也怕人看見似的。但以今日的情形看，他終是一個有心人。下午的課

照例上完了，出校就去找英姊，并在她家住，夜間談笑甚暢。她說我已給K教授迷住了，并說K已有妻，叫我不要做夢。英姊的思想真腐敗，難道愛了人家就要做人妻麼？愛情本是很自然的，一個人不能因為結了婚就變了不可愛。可愛的人終是可愛，怎能叫人不愛呢？老實說像K這種人就是結了一百次婚也是可愛的。我愛他，不管他愛我不愛我。自然也希望得着他的愛。

◎六月七日

K先生今日上課神氣有點不同，也可以說是不自然。他有時偷看我幾眼，他一定了解我的心事了。我心裏很不安，也可以說是害怕。但是我的希望正是如此，又有何可怕呢？這種心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S上過了K的課總是高興得發狂，我看他時時借故和K先生說話的樣子真是可笑，何必自作多情到這樣？卑劣之極。她還以為K先生很注意她。世人每每不信鏡子，可欺可欺。我不是自誇貌美，但總不至於像S那樣可憎。實在我也太刻薄了，難道這就是醋味的關係？以後應該切戒。我能愛他，別人就不能麼？太豈有此理。

近來我對於寫日記的興味大為增加，因為心事不能對人言，借此發表一下，真是痛快。就以此作為同K談心亦

好。

今日沒有甚麼事情，下課後同母親上街買了幾件衣服，回來命裁縫即刻替我做。王又來談至夜深。

◎七月一號

本日照常上課無事可記。K教授近來無精打彩，不知他有甚麼心事。聽說他就要出洋留學，下學期要辭職了。這個消息使我十分不安。或者他也有同心罷。但是他為甚麼對我總是不冷不熱地，半明半暗地，是甚麼意思？我到此時也要自己罵自己了，何苦自作多情呢？我也曾想過不愛他了，但是想是這樣想，心却不曾一刻忘記他。算了，我有我愛，不必求他知道，一切付與最高理想解決。一種祕密的沉醉也是很藝術的。

王近日更一刻不放过我，在學校天天見面，又要時時跑到家來。也好，孤寂的心靈借此得些安慰。

現在快要放假了，K從此就不能時時見面，或者他悄悄地去了美國更是音容兩隔呵，傷心傷心。我真不放心，難道他一點不會了解我？怎麼能夠當面問他一問，得他一個答復我死也甘心。

◎七月二日

心裏悶得很，又要考試了。考試也不要緊，但是考試就是和K分別的時期，我的心沒有表明的希望了。我想自殺，我預備把一切心事告訴他然後自殺。但是我自己問自己也答不出自殺的理由，薄情的K恐怕要笑我傻子。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最失戀的人。

今日上了K的課，我真想對他大哭，看他那可愛而又可恨的樣子真不知是悲是喜。他依然是時時看我，但他的心靈沒有鏡子，照不出我的心影。下課回家，閉門而睡，晚飯也沒有吃，整整哭了半夜。我不相信K真是沒有心，我決定明日去他家裏見他一次。

◎七月三日

昨夜沒有睡，今天頭痛欲裂，決定告假一天。勉強起床寫了一封告假信。悶臥到十一點才起來梳洗。王知道我告假就來看我。這個人誠摯可感，噯，何以你不是K？和他談了一陣，我就託辭去戚家，使他不能跟着。我走出門口心裏着實不安，陰沉的天和我的心一樣沒有生氣。我坐了手車一直去到K家，到了門外又有點躊躇。拿甚麼事做題目呢？但已經舉手按了門鈴，不能不鼓起勇氣了。忽然我希望他不在家，然而他却在家。他看見我來有點驚異的樣子。我就借考試問題和他開始談話。他很和氣很喜歡纏

細告訴我一切。末後我又問到他去美國的事情，他說一切已經預備好了，只等學校功課結束了就走。我心裏一時難過得想哭，他大概也看出了，他很沉重的聲音說：「我教到中途離開本是很對你們不起的，不過我以種種關係不能不於此時去，以後我們還可以書信討論學問。」我一肚皮難過，只好無精打彩走了出來。回想起他那一段話真是可感。晚上整夜沒有睡，寫了一封信給K，請他把動身的日期告訴我，借此略表衷曲。

◎七月四日

考試日期一天比一天近了，呀，我的功課一點沒有溫習。離別的問題偏偏又在此時發生，兩重壓迫，使我出不得氣。K呵，你那裏知道我的痛苦？

今日星期，本可在家溫習。但三表姊結婚不能不去，我高興極了。人家戀愛有成功，我呵！晚上母親喝醉了，鬧到很晚才睡。王也伴着談天。王之對我總算十二分誠懇，無奈我心另有所屬，他或者正和我感着同樣的悲哀。

◎七月五日

我高興得很，接到K的回信，一封很溫和的回信。我全日沒有聽講，整個心給那封信佔據了。但他始終是態度模稜，不可捉摸。好，總算有一線希望。

現在心情舒適些，應該開始預備考試，明天起加緊努力，不要負了K勉勵我的話。但是他走了我真不願意再在這個學校念書，我怎受得了那種空虛的壓迫？

◎七月二十

自從學校放假我和母親去香港給外祖父祝壽，至今不曾寫過日記，K的消息也沒有。香港此行我真後悔，但母親強着不能不去。若果K已經走了，母親真對不起我了。我臨行已經把香港地址告訴他，他過香港時應該通知我，總不至這樣沒良心，悄悄的走了罷。

王成天跟着我，使我出入不自由，今日分明走過K家門口，結果也不能進去見見面。我真要與王絕交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的悲哀又不免動了同情。我真不知怎樣對王才好，這樣模稜兩可恐怕又是害了他，難難難。K恐怕也有我同樣的苦痛呢。

◎七月廿一日

今日去見過K，并見着他的夫人。我不自然極了，K也像比平日更莊嚴，連笑容都減少了。做妻子的簡直是個魔鬼。我只問到他幾時動身，「一星期內。」一星期內呵，一星期內呵！我就和他分別了！

從K家出來我一直跑到大新公司，想找些物件送K行，這真是一個困難問題，因為物是以表情的，不敢輕送。我結果買了一個象牙雕花盒子送他，價值雖只十二元却是很美麗精緻了。回家寫了一封信着人送去，免得自己送去叫他的夫人懷疑，使我難於應付。至於K對於我的物件怎樣我不能管了，總算盡了自己的心。看今日的情形，我簡直不敢去送行，我的心只有暗暗地跟着他去呵！我的身體也要離開傷心的廣州市。

◎七月廿八

K到了香港才給我一封信，說是怕我送行麻煩，橫豎是要分別了，送與不送沒有關係。他不知道我送象牙盒子的苦心。K離了家好像比在家好了。哦，沒有人監督的原故。從此我就不能見他了，至少要等他到了美國有信來我才可以給他寫信，兩個月的光陰如何度過呢？K若果薄情，不給我寫信？完了，完了，淒苦的心，從此在空中漂泊。

今日整個下午睡在床上哭，我將眼淚送他的行。天生我來是爲着担負苦惱的，除此以外別無意義。何苦，天呀，你何苦？王又來多方安慰我，他以爲我爲他生氣，或

是受了母親甚麼委曲。我一方面覺得厭煩，一方面又是憐憫他。我一直睡到晚上，沒有起床，也沒有吃飯。

K教授把日記看完，幾年前的事情在他心上像電影般一幕一幕走過。窗外的雨聲絲絲瀟瀟，如同晚霞臨終的哀泣。

十七，二，廿五，上海。

眞美善 第一卷 第九期 目錄

▲編者小言

▲魯男子（長篇小說）

兩張紙

綠了芭蕉

▲填邊箋（獨幕詩劇）

心靈一瞥（小品）

▲犬之戀史（小品）

▲述母與子（長篇小說）

親呢集

色（玫瑰）

被棄者

鎮上有一家酒店

讀者論壇

——零售每期一角六分——

上海四馬路 眞美善書店發行

病夫

虛庸

俞雲

錦雲

孟俠

崔萬秋

病夫

虛白

虛白

虛白

虛白



布拉提阿諾死後羅馬尼亞政治之出路

彭自相

布拉提阿諾 (Jean Brătianu) 是羅馬尼亞自由黨 (Liberal Party) 的首領，也可以說是羅馬尼亞的無冠之王。

自他的父親以來，羅馬尼亞差不多可以說是他們家裏的天下。他父親握羅馬尼亞政權幾達三十年之久，從未中斷。等到他父親死後，他就代他父親專政而一手握着了羅馬尼亞。如今他在職病故，他的兄弟望第辣布拉提阿諾 (Vantila Brătianu) 又繼他而任羅馬尼亞的國務總理；攝行國政；并且因他的遺旨，自由黨也公推他的兄弟為該黨首領的繼任人。

他是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早上七點鐘棄世的，享壽六十有四。噩耗傳出，各國政治界均為之注意，尤其是羅馬尼亞各鄰邦。羅馬尼亞政府并通令全國人民，為之舉哀。各報皆長篇大著論其生平及其在羅馬尼亞政治舞台上之重要。

他這三十年來的政治生涯，可說是羅馬尼亞歷史上最重要的幾頁。他的剛毅的性格，給他在政治行動上一個很

大的幫助。他不顧一切閑言，不計犧牲性命，總是向前走他自己所認定的道路。這是造成他在羅馬尼亞的迭克推多政治的主要原因。

他在捐館的前幾天，還向英國某報記者發表他對於目下歐洲政治的意見，他反對塞沙里尼，也反對匈牙利。他說意大利如不得英國之助，塞沙里尼是沒有什麼辦法對付羅馬尼亞的。

羅馬尼亞內政的最大問題，第一要算是農業土地改良問題，這是多少年來政治混亂的焦點，在野的反對黨也就以這個為攻擊執政的自由黨（換言之即迭克推多的布拉提阿諾）的惟一工具。其次就是自六月前菲特南 (Ferinand) 死後，所發生的嗣位問題。至于經濟的紊亂，也是羅馬尼亞急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布拉提阿諾對於農業土地改革問題，既不能給農民一個滿意的解決，如是布氏以往對待農民的虐政，又重上農民心頭，燃起一腔恨意。一千九百零七年布氏會屠殺農民

一萬一千人，在他本國歷史上即是有名的所謂「無用的壓迫」(Repression inutile)；一千九百一十六年的大戰，他也是——一個主要的負責人，自八月二十八宣佈參戰後，供其犧牲之工農民衆達八十萬；一千九百一十八年槍斃工人至一百零六人之多。平時的無故戒嚴，設立軍法處，罪及一班無辜平民，以及報紙言論之調查，工人解放運動之高壓等等，都是使羅馬尼亞工農羣衆想乘布氏身故的機會圖謀反抗的。

加之農民黨自組織以來，因得農民之信仰，一天一天發展起來，而爲在野反對黨中他的最大勁敵。還有就是全國農民黨的民權運動，因爲打着反對布拉提阿諾式的暴政的口號，已在選舉上爲一般貧苦農民所擁護而得到莫大之成功。今日布氏之死，又是他們加緊工作以求達到推翻布氏領導之自由黨的政權的好機會。

去年十一月二十號全國農民黨首領在Alba-Iulia的大會中會大聲地說：「我們是農民怨聲的活塞，如若布拉提阿諾君加我們以壓迫，那末農民的暴動即將隨之而起。」這又足以證明農民如何不滿意于政府之措施，而正在預備他們的反抗行動了。

其次講到王位問題，據目下情形觀察，卡羅王子尙無

回國之意。十一月二十六倫敦電，王子卡羅諾人，此時還不是他歸國之日，現時惟有靜觀國內政府的幻變而已云。羅京二十七又有傳聞反對黨有意要求王子復位實際并無其事之更正電，是卡羅黨(Carliste)雖有這種運動，製造這種空氣，恐怕沒有什麼大的變化。這就是說王位問題在目下尙非搖動大局的問題，我們暫時還不能對於這一種內政，下一種怎樣肯定的觀測。

現在再講到羅馬尼亞的對外政策。

羅馬尼亞需要一筆很大的借款，以解決工商業因財政影響所發生的紊亂。這種紊亂自大戰結束以後即已發生，而借款救濟也是自從那時起即有這種需要。在親善國中法國是因爲自己財政情形的困難，自顧不暇，沒有供給這種需求的力量。

英國不惟有這種能力，而且以目下國際政治的情形而論，英國從自己的利益上着想，也實在應當幫助羅馬尼亞這種急需的借貸。英國因煤油問題，和蘇俄鬧到這種程度了。羅馬尼亞的煤油，就是英國反對蘇俄最適宜的工具。而且巴爾幹半島問題，尤其是英國所不願鬆手而欲買好子羅馬尼亞的主因。因爲到了今日，所謂「巴爾幹的均勢」局面已經破壞無餘。保加利亞，匈牙利，希臘等國因亞爾巴

亞問題，大家都俯首下氣就英國之範，而現時的羅馬尼亞也因自身的種種利害關係，行將不能不貼耳受命于大英帝國。

我們從這些以往的事實推測，布拉提阿諾死後羅馬尼亞對內對外政策之出路，不外是這樣一個形式：

內政中的卡羅就位問題，現時尚談不到；就是最近的將來，料想也不會有實現的可能；或者到底還須由這六歲的新王子 (Stefan) 與攝政內閣，維持以至這小孩子成人的一日。而執政政黨即自由黨，即不因農民的意外行動而推翻，下屆選舉結果後，內政局面少不了一個變化，這就是說即算農民黨不自由黨而完全執管羅馬尼亞政權，至少亦是混合的形式，以緩和各方反對；而不會一如往日大權全在自由黨一人掌握之中。這個原因是很淺顯的：第一農民因農業土地改良問題未實行，待時而動；第二反對黨因得農民的擁護，日漸發展，而且在選舉方面已得到很顯明的成功，下屆必能和自由黨旗鼓相當在政治舞台上角逐一下；第三布拉提阿諾隨菲特南王而逝世，自由黨喪失了一個有魄力有才能的領袖；第四經濟紊亂的難關，不輕易渡過。

外交方面是不會改變布拉提阿諾手定的政策，惟因經

濟的關係，或將對英表示更親密的接近，以求借得一筆款項，度過此財政上的難關。而且目下繼承國務大臣一職的布拉提阿諾的兄弟望第辣布拉提阿諾就是在布拉提阿諾執政時代的財政總長，現在仍然繼續管理財政問題，尤其使經濟問題和政治發生密切的連帶關係。所以若沒有他種阻礙，因向英國借款而影響羅馬尼亞的政治問題變為親英，這是十分可能的事。

布拉提阿諾素來是主張親法國和波蘭的人，而和布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等國始終立在對敵的地位。據巴黎晨報載駐法羅馬尼亞公使言：布氏不惟言論表面親法，而且可以從行動方面加以證實。三十年來羅馬尼亞之政治重心，不在他國京城，而在巴黎。如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和一千九百一十六年的往事即其顯例。

現在我們把布氏在死後所傳出的政治界的近訊，介紹於讀者。從這方面既可以證明我們上面的推測不是完全無的放矢；也可以供讀者自己做觀察羅馬尼亞政治趨勢之參攷。末了再合併上述意見，歸納一個總意見，以作本文的結論。

二十四日羅馬尼亞京城布加勒斯電，攝政內閣召集反對黨首領阿維雷斯科 (Averesco) 馬儀毓 (Mantu) 約架

(Lac) 等集議，內閣總理已和此等首領有一度之磋商。聞各人意見已趨一致，擬在王子斯提百統轄之下，組織國民混合內閣。全國農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宣言主張從速解決內閣問題。又同日電，本日下午國會會議議長報告布拉提阿諾死訊後，全國農民黨由馬儀競代表發言，稱贊布氏對國家功績；巴拉科斯推阿 (Parasosa) 以阿維雷斯科黨名義除稱贊布氏對國家功績外，并宣言應請全國人民一致結合使羅馬尼亞渡過此當前的難關。此宣言實反對黨(全國農民黨和人民黨)與自由黨互相諒解以至結合之先聲。或傳反對黨首領已有面請卡羅回國，實則尚無何種正式消息予以證實。二十五布加雷斯電，據政界中人言，明年正月以前，全國農民黨決不有反對現政府萬第辣布拉提阿諾之舉動，使其得整理一切決算并解決目前一切緊急問題。二十七日巴黎時報載國民自由俱樂部開紀念布拉提阿諾大會，國務總理及內務總長 Jean Dica 俱有演說，國務總理聲明此後一切行政全依布氏所定計劃進行不稍改變。選舉萬第辣布拉提阿諾為自由黨首領之繼任者亦已完全證實，二十八日即可將正式通知書送萬氏。又一切政治反對黨的討論結果，以混合政府既不成功，即不能再提出卡羅王子就位問題以為抵抗。自由黨之組織混合政

府之主張，已經不大提出來，因為他們認定不能正在黨的首領逝世的時候，向敵人讓步得大利害。同日政府并以官報否認反對黨有迎卡羅回國一事。

從這些消息看來，一切反對黨和自由黨正在鬥法，雖勝誰負，雖不能一旬肯定，然大家互相讓步以求穩定現狀，是各黨派自己的衷心主張。布氏才死數日，自由黨在政治的勢力，還很雄厚，自由黨不會怎樣的低心下氣以迎合一切反動派，然若自由派一意孤行，反對黨的「卡羅」問題或又要提出來而且會鼓勵農民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對黨呢，雖有革命民衆之助力和「卡羅」問題以相要挾，但是也不願把這種滿目瘡痍的時局弄得再糟下去，而且反對黨首領的唯一希望目前只在于政府中分得一席之地，沒有澈底改革的勇氣。所以起初是兩不相讓，結果終至各讓一步。就是說，反對黨答應不提「卡羅」問題，自由黨則允許和各反對黨組織混合政府。

同時國外方面，各國報紙言論，與之素來親善者除對布氏物故表示惋惜之意外，希望羅馬尼亞政府仍能一如布氏在生之時。而與之素來有惡感的國度還是認布氏為政治界一個不可多得的人，不過希望此後能解除已往誤會，互相親愛。即是匈牙利和蘇俄對於此事，也不外這種言論。

英國與羅馬尼亞關係之推測已如以上所述，茲可不贅；而法蘭西、捷克斯拉夫和波蘭等向來同羅馬尼亞互通聲氣之國，當布氏逝世之時，尤其對之表示好感，使兩國關係不致因布氏一人之生死而有所改變。巴黎晨報稱布氏為法國之摯友，外交總長白里安內閣總理樸薩開雷陸軍總長班樂衛致布氏友人兄弟吊唁電文，言詞懇切，深為動人，而捷克公使亦代表其國政府慰問死者家屬，尤感動備至。所以從羅馬尼亞及各國自身利害而論，羅馬尼亞與各國之以往關係，固當維持，即就現時應酬的表面看來，似乎彼此的素交，也沒有中途改變的趨勢。

西歐因列強林立，尤其是大戰以後經濟的創傷未癒，疆土之界線新定，更加上一班外交界的巨滑細險，縱橫捭闔，無產階級之社會革命，風雲時起，所以政治的變化，有如白雲蒼狗，令人迷亂。是則羅馬尼亞之將來政治雖可從上面之推測，看出他的出路，而實際情形還要等到政治表現之日。著者至此惟有投筆和閱者說一句「再會」了。

一九二八年寄自巴黎

良友圖書月報（第廿三期目錄）

——梁得所編——

中央執監委員第四次大會開幕攝影

西北國民革命軍及馮總司令生活照片

上海及北京之雪

摩洛哥新皇即位

美國第十七次國會開幕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出品選刊

歸掉（美術攝影）

十字街頭（平民生活寫真）

祕密信箱（滑稽諷刺畫）

黨證（小說）

金鷄公（俄國民間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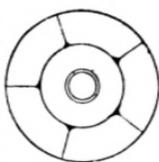
胡伯翔

萬古蟾

梁得所

梁子才譯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羊城風景片題記

鍾敬文

小序——數年來，幾度承豈明老人超遙地以書物見寄，感愧無以為地。邇者，又屆新春，市人競以禮物相饋遺，深表露着一種人間世和愛的情味。我因之憶起我們的豈明先生，便隨意在坊間買了一點此間「道地」的風景片，預備給他寄去。為增加他老人鑒玩的興趣，爰涉筆就所熱知的幾葉，各為寫一短記繫之。

(一) 五層樓

五層樓，原名鎮海樓，在粵秀山上。據說，是明時永嘉侯朱亮祖所建築的。現在樓已灰敗，岌岌乎有傾塌的形勢。遊客不能再上樓觀覽，至則祇在樓下仰首矚望而已。樓牆間，長出小樹，它的綠葉，和黯淡了的舊日紅牆的顏色相掩映，格外顯出一種悽慘的情調。樓的兩邊為木棉樹，記得屈大均詩云：

十丈珊瑚是木棉，

花開紅比朝霞鮮，
天南樹樹皆烽火，
不及攀枝花可憐。

我們可想見每年二三月時節，此地木棉花開的風韻了。粵秀山，此刻正在著手改闢作市民的公園，五層樓，說不定不久就有一度更新的希望呢。

(二) 小港橋

小港橋，在珠江南岸的河南島中。橋的隣近，有一個村落，名字可忘記了。我去年在嶺南教書時，功課之餘，常與二三友人，縱步其間。石橋一具，流水琤琮，太陽斜照的時候，橋影岸然，偃臥於碧波之上，使人的意興悠如。友人說，如果當春漲平橋，更當別饒風致。橋的南邊，為一道石路，兩邊栽植古松，鬱然蒼翠，對之如入異境。松影倒入小溪澗中，有如潑墨畫，令人神注不移。友人劉仲英君詩云：

昏晴多明霞，似我醉來容。

春衫立蕭蕭，倚石聽溪淙。

石橋竹林雨，南乃有千松；

虬枝相撐持，凌突蒼烟中。

聽說，曾有人把此間的風景，攝製過電影片，惜沒有在銀幕上一見的緣份。

(三) 松崗

我住在嶺南大學的時候，幾度在左近發見的松林，風景都不壞。因想在離大都市不遠的那里，會有鄉間風味的松林，可以供我們游眺，真是不可多得的。今年移居東山，得見松岡，尤為高興。因為它近在咫尺，可以日夕往來。每當晚照初沉，餘霞還繚繞天際之頃，輕衣木屐，徘徊其間，胸間所蘊積的擾攘，不覺地隨着殘餘的微光而俱退，剎那間，惟空靈佔據了我的心。若眉月已有薄輝，或皎月正當團圓，這類的夜晚，一人微行其下，陰影匝地，涼風在樹梢衣角間掠過，神爽意清，悠然遙想。松樹始終以幽默的容態相對，我不免因之感到自己日常的蠢動為可憐了。

這樣的境地，於擾攘的都市，正如冰琪琳之於炎夏，

可說是需要極了。可惜曉得享受的人却不多呢！

(四) 荔支灣

在廣州市附近，比較有歷史的意味，而實際上也值得一逛的游地，總要算到荔支灣吧。

灣在市的西邊，相傳是南漢時候昌華苑的舊址。水灣的面積不廣，水色亦非常清澈。但灣形屈折，兩岸竹樹叢生，荔支樹尤多，木棉亦挺秀其間。岸上，有人家，別墅，亭館等建築物在點綴着。蓮池菱塘，也開布於前近。到了夏天，木棉已謝，雜花亂開，荔支纍纍繁結枝頭。我們坐着白帆藍身的小舟，鼓棹蕩漾其中，水而南風，輕輕的吹着，胸中豁然，烟霧一般消散了的，豈只惹人的炎氛而已麼？古今人游此題咏之作頗多，去年和頤剛，西徵，成志諸兄往游時，見茶館中，有汪兆銘先生題的一首詞，語頗有趣，當時曾抄入日記簿中，惜現已丟掉，無從錄出。吾友劉君亦有所作云：

夕陽只向柳梢紅，

小有溪林世外風，

若向詩中求比似，

微微清韻兩司空。

他把蒹支灣的風致，比況於詩中的兩司空，倒善於品鑒呢。至於有云：

獨自憑欄應有恨，

月明誰唱李家詞。

則已露出他騷人唏噓吊古的意味了。

蒹支灣，包括的境地頗寬廠，片中所示，不過只小小的一部份罷了。但是虹橋短堵間，羣樹雜生，藤蘿垂掛，風情的佳勝，不就可以概見了麼？

(五) 紅花岡

紅花岡，在東郊外，爲四烈士墓地。四烈士中，我只記得一個是溫生才，其他都遺忘了。墓門有一聯，今片中尙依約可以辨認，其文爲：

碧血千年熱，

紅花此日春。

岡不大，亦乏點綴，比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地，不及遠了。但墓前遍植木棉樹，虬枝直幹，頗足以表示此處地下深深掩埋着的四位英雄，生前時，那種反抗暴方，至死不屈的氣概。若當芳春二月，木棉的花盛開，誠如梁佩蘭詩云：

幻如陀羅百千臂，

一臂一燈照金地。

海底深扶紫貝闕，

天中直貫長虹氣。

可謂壯麗極了！我每過此岡，總不免要爲少時間的低回，固不一定在花開時爲然呢。

(六) 廣雅書院石橋

廣雅書院，在城之西郊，張之洞督粵時所創建的。院頗寬大，舊日藏書甚多，今所存聞已無幾。院址，現在爲省立第一中學校舍。石橋在門外，橋下雜生水草，兩邊則樹木蔥蘢繁密，遠望如一座山林。修養游息其中，真可謂幸福。便是我們信步到那里，游蹤少停，也要暫時裏感到身心的洒然舒適呵。它比之現在中山大學的校址，——從前的貫院，——要勝過多許了。

——一七，一，一六，廣州。

文藝通訊社

自從交通便利以來，人類相互接觸的機會增加，而且相互傳達消息也迅速了，所以人類漸漸親密的團結起來。然而，在事實上，卻也因為接觸機會之多而多利害之爭，因為傳達消息迅速而反不關痛癢。試觀每日報上所載某處火車出軌，死傷數十，某處江水橫決，死傷數千，饑寒數萬的消息，大家淡然處之，反不如以前只聽到隣村隱約的雞犬聲而想像老死不相往來的人的生活之更有同情。爲了這事實，我們知道，對於人類相互間喚起同情的工作上還欠充分努力。我們利用交通便利的事實去糾正同一原因所發生的流弊。文藝通訊社的發起就是以這目標出發的方法之一。

這團體的發起，只是一個希望罷了，於實際上還是無益；要顯出成績來，必須各地同志的多多加入，多多努力。

我們希望各社員將所在地的文藝學術消息報告我們，

我們就舊集各處通訊，印刷後分贈各社員。這種消息，在當地視爲平常，在他處閱者却覺得很是珍貴的。

將來通訊，分量多了，我們當出一種刊物，定期或不定期，週刊或月刊。不過在通訊尙少的時節，印刷只可簡單些，或者暫送國內各種雜誌登載，但一樣的分送各社員。

通訊材料，不限性質，只要關於文藝學術者均可。文字體例亦不拘，不論幾萬字的記載論文或幾個字的消息，均所歡迎。印刷品上暫且全用漢文，但社員之不能寫漢文者，則不妨用他種文字，由編輯者自己或請人譯成漢文登載。關於中國方面的消息，亦當選擇重要者譯成他種文字，寄投國外雜誌，報告於不懂漢文的社員與非社員。社員不限資格，除由發起人介紹有專門研究者外，凡以通訊寄投本社者，或來函聲明願意入社，不久即可供給文字者，均爲社員。

通訊請寄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或上海福州路民厚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轉交。

發起人

林風眠，王代之，李樹化，克羅多，
李朴園，吳大羽，孫福熙，林文錚，
劉既漂，樊仲雲，孫伏園，胡愈之。



小 品

江紹原

(百七九) 狂犬咬

一九二一年上海廣學會譯印的『泰西奇效醫術譯』，我昨日極愉快的讀完了。這是一小本極有趣味的通俗書，凡欲略知西洋近代醫學的來歷，精神，方法，與重要發見者，皆應早讀。原書名 The Romance of Medicine，係英國人 R. C. Macle 所著。不幸譯本用的是古文，譯名又與時下通用者不同，書中而且夾雜着許多說教的話，這想必都使該書誠色不少。廣學會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若肯重譯，最好；否則我希望旁的人出來擔任此事。(書名便譯得不好，諒讀者同意。)

此書第十三章之題目為『瘰癧症並帕斯突爾 (Pasteur) 發明之治法』。帕氏以前的治法，它也說及，茲節錄數則於下：——

(1) Aristotle 謂人被瘰狗所咬，越若干時，口渴甚，而又懼飲水，故謂之懼水症。羅馬哲學家 Celsus 曰，

人被瘰狗咬者，當立時灸傷處，燒滅其毒，及懼水時，宜令閉目，將其身強置池水中，倘是人不能游泳，則將其人強置水中，以周身沒入水中為度，若此則既可治渴，并可治其懼水之情，而此後宜即用溫熱油以溶其身云。自是醫術相傳，蓋自古以迄中世紀，靡不沿用是法焉。而比國 van Helmont (一五七七年生) 之術則不同，第令病者在水中，至某禱詩文唱訖，方許出水。法國名醫 Morin (生於十六世紀) 曰，某少婦患瘰狗症，余令以大盆儲水，水中置鹽斗許，納其頭屢置水中，溺幾死，後復令之坐水中，少婦旋醒，並可飲水，無抗喉。又英國名醫兼著作家 Sir Thomas Browne (一六〇五年生) 亦極信用水治懼水之症，曰，是人可嘆，雖水為醫治此病最相當之藥品，且屢著奇效，不意反大懼此水也。

(2) 又昔有以放血為是症最良治法者。舊籍相傳，有患

癩狗症者，被醫放血幾死，是後一年之間，且僅許食麵餅與水，不得另食他品。又謂某人於七月放血至百有二十兩。（參看小品百四八，百四九。）

(3) 間亦有用奇料為藥者。羅馬博學家 *Pliny the elder* (紀元前二十三年生) 曰，人患癩狗症，宜食癩狗肝以治之。羅馬名醫 *Cælius* 曰，須食龍蝦之目。其他尚有草科數品，則歷代沿用，至今其藥品名詞，即由是症所發表。至十八世紀之末，又則令飲癩獸之血以治此症焉。

(4) 有法國鄉民某，嘗謂患此病者，人性必變易狗性，不可醫治，須將病者閉塞氣息，致死，方可。其病者亦時有自求其死者。以是千八百十年，法國政府提舉議案，特有禁止淹死，及閉息致死，放血致死，或以他法令癩獸症者致死之律，違者必明正典刑云。

我國對於癩犬咬傷症有些什麼治法和傳說呢？人被狂犬咬傷，肚裏必定生小狗，——這是各省都有的俗信；去年年底我還聽說過，某病人便下七隻小狗之多！肚裏既然有了小狗，當然須用藥追取，故本草綱目「主治，卷四下」云：「斑蝥：風狗傷，以三個研細，酒煎服，即下肉狗四十個乃止，未盡再服。」又法：「用斑蝥七個，糯米一撮，

炒黃，去米，入百草霜一錢，米飲飲服之，取下肉狗。」同書又二方也用七之數。「黃芩子：狂犬傷，日吞七粒，及搗根塗。」艾葉：獶犬傷，灸七壯，或隔床下土灸之。」又有用七之乘數者，故：「糯米一勺，斑蝥三七個，分作三次炒，去殼研末，分作三服，冷水滴油下，取惡物。」藥數既七，所以大家傳說，連取下的小狗也是七隻了。

且把本草綱目所列的犬獶傷主治藥全抄在這裏。

內治：雄黃，蒼耳葉，桃白皮，紫荆皮，地黃，白兔藿，蔥菁根，生薑，韭根，故梳，百家筋，頭垢，獾頭，驢尿，狼牙草，芫青，黃芩子，鐵漿，斑蝥，糯米，蝦蟇膽，蝻蛇肺。

外治：艾葉，瓦松，卮子，欒荆皮，雄黃，山慈姑，蘇葉，蓼葉，莽草，蓖麻子，韭汁，蘆白，葱白，膽礬，蚯蚓泥，紅娘子，死蛇灰，犬屎，虎骨，虎牙，虎脂，人血，人參，屋遊，地榆，鹿蹄草，黃藥子，秫米，乾薑，烏棟，赤薛荔，杏仁，馬蘭根，白果，白礬，菩薩石，竹籃耳，冬灰，黃蠟，豬耳垢，鼠屎，牛屎，人屎，人尿，冷水，屋漏水。

「又我國也早就用灸術治犬咬傷的人發寒熱。〔素問〕，『骨空，論篇第六十』云：『犬所嚙之處，灸之三壯，即以犬傷病灸之。』」

帕斯突爾所發明之治法極簡單。據他實驗的結果，不僅獐獸之口涎有毒，其腦系部尤甚，但腦質若乾，則漸失其強。帕斯突爾即取強弱毒汁若干份，循先弱後強之序，每日以針射入病者之身。此毒汁所以能滅毒，略同於牛痘漿能預防天花之理。

這個治法，雖是帕斯突爾拚着性命研究出來的，一時恐仍得不到大多數中國人的信仰。不見胡適之題字，章太炎作序，剛纔出版的『中國醫藥問題』還在那裏說嗎：

中藥治好病。西藥也會治好病。他的效能。有什麼的比較呢？不過我要大膽的說一句：中藥的效能，是悠久的。西藥的效能，是暫時的。西醫所持為擅長的。就是打藥水針。什麼止痛針，救命針。當時打上去。是有效的，時期過去了。痛的原就痛了。要死的，原就死了。經西醫打救命針的。總沒有救得來命的。……外國藥有幾樣不是暫性的呢？就是牛痘也要常常種。不然是一樣要發天花的。（頁六十；直抄原文的一字未改。）

十七年二月一日。

「貢獻」與「新評論」

章乃器

嚶嚶書屋諸位革命同志：

讀了你們出版的『貢獻』，是使我怎樣的敬佩呀！像一個青年失學者，東拉西湊求得些無統系的學識，邀集了幾位和我差不多下的低能同志，大膽地出這本『新評論』，真是荒唐！和那一見而知為『學者』的刊物的『貢獻』比較起來，是使我怎樣的慚愧呀！

可是，在這『人才破產』的革命進程中，或者我們還可以勉強做一個『雞羣的鳳凰』，所以就大膽地豎起潮流的指導者的旗幟來。我們的能力雖然是很低微，知識雖然是很幼稚，但是我們這忠實的努力，我敢說是不亞於你們，而且我敢說是不亞於任何人。我是一個銀行裏負着不大不小的責任的職員，每天做了十小時以上惡濁空氣中的煩瑣工作，晚上還要在新評論社做三四個鐘頭的工作——編輯，發行，廣告，雜務都得顧到。費了氣力不算，連印刷費的大部分都還要在我那歷年辛苦積蓄下來的小存款中支出。另外還有幾位有的是在校的學生，有的是賣文度日的措大，都是在百忙中騰出一些時間到社裏來盡義務。我們是常常這樣說：『人事我們總算盡過了，倘使再是失敗的

話，那只好委諸天數了。」我們是想做官麼？不，絕對不！做批評是得罪人多的事，那有做官的希望？而且像我，既有了一般人以為很可以過得去的職業，何必去做那不安定的官？我們是要發財麼？不，尤其不！倘使有一日我們的銷路能夠好一點可以得一些餘利，我們就要把賣價減低以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這般辛苦經營的事業，也不肯給誰用金錢來收買去的。到不能支持的時候，我們不可以關門嗎？我們本來不「倚以為活」，有什麼顧慮呢？有幾家給我們登一點廣告，我就先謝謝他們的贊助，同時聲明不能夠做誰的喉舌，要請他們原諒。

就在這一點純潔的精神和勇敢的努力上，我「不揣冒昧」地想把我們這「新評論」和你們的「貢獻」結為兄弟。當然「貢獻」是老大哥，「新評論」是小兄弟。這幼稚的兄弟是要大老哥不斷的來指導提攜的。

在百忙的辦公時間內忽忽地寫這封信給你們，請恕草率。
章乃器。十七，一，廿一日。

苦悶枯燥的西安

劉更生

伏園先生雅鑒：前上蕪函，竟蒙惠復，拋磚引玉，榮幸何如。「貢獻」已到，郵遞之速，出乎意想之外。此間自

經前年圍城八月以後，郵政匯兌，迄今不能恢復，不惜無書可讀，即日報雜誌亦不得寓目，雖不至開倒車，但思想落後，自不待言。莘莘學子，均感智識飢荒之痛苦，真是苦悶枯燥到無以復加。社會經濟之困窮，尤為從來所未有。商業蕭條，百事荒廢，較昔年先生遊陝時，大有天壤之別矣。物質方面，則昔日之皇城，由紅城又改為新城，省政府在焉。西北大學改中山學院，水利局改省黨部，其餘則一仍舊觀而已。報紙除「新秦報」外，有「中山報」。以八百萬同胞之陝西，每日僅僅有此數百份之單張報紙宣傳文化，因郵局阻隔，尙苦無材料可登，其可憐可哀為如何。承詢西安社會現況，上述各節，可見一斑，實在尋不出新鮮有味之好消息來奉告也。尙有兩事，是東北城隅之萬人塚，埋戰死與餓死之尸體七千餘具，公共體育場之某亭于右任先生大書「油渣亭」三字，均為痛心之紀念也。特覆，敬頌文綏。
弟劉更生啓。

尋着了我們的證婚人

伏園先生——不，我倆的證婚人：

從中秋節前，在一片喧嘩滿街製造閉門羹，紛亂打倒的武漢分別後，一直到昨天，我們終於把您——我倆的共

同生活宣傳者，第一個得到「我倆的宣言」一般人目爲我倆的（相知不相識的）證婚人——髡髮矮小的照相相像，在不

可捉摸的猜想中：

「是到北京去了呢？是在廣州？抑在武漢？還是到文豪芥萃的法國去了？」

今天向古怪的庶務先生處借到二元中山洋，乘沒有上辦公時刻，溜到街上去找書舖子，在一家擺着「今古奇觀」，「七俠五義」，「戲曲大全」的堆中，找到一本「貢獻」，還以爲是什麼黨部出版的反共刊物，或許是盛極一時的青年協會宣傳品；焉知翻開一看，頂頭就有您——伏園——的名字。呵！找着了，找着了！我倆的證婚人，念念不忘的伏老了。

伏老！在中秋節遊，大家脫離羣稱活地獄的武漢時，我倆因「雷漢合作」得回阿拉故鄉。那時燦大腹便便不能作任何事情，乃只得拋棄了「服務社會」的初衷，遷就作「未來的良母」。這真是沒有辦法呵！伏老！燦只得同天一到溫州赴臨海關之任，又折而北至西子湖畔的杭州，到捲烟稅局之差。不是如此，「吃飯」，「生育」，在在都須金錢。金錢的萬惡！萬惡的金錢！老實說，伏老！我們往常喊的「爲革命而工作」，現在是「爲吃飯而工作」了，一切也因環境而遷就，然而我倆的意志不變，消極的漸漸的還是與宗

法社會封建勢力和暗鬥，雖是我們明却是未嘗大喊「打倒帝國主義」了。由您的發刊辭中，知道素善投稿發言論的被擯棄者，現在是有說話的地方了。

呵！「共黨把持」的時候，我們小子固未許有自己主張，而正在「清黨」的國民政府治下，也儘是少數人說話的刊物——更是偏於一隅的刊物。

國語運動——國民革命的宣傳的工具中之利器運動，未有若何刊物中提到此事。

科學的建設的羣衆運動的文字，更沒有人「饒舌掉筆」來鶴立雞羣。

很怪的就是以前風起雲湧討論社會實際問題的，現在都棄其原旨，高談「黨國大事」了。我不是不贊成討論「黨國大事」，竭力發表其清黨宏論以挽救狂瀾中之國父所創造的國民黨，而是惡其投機的取巧，以獲得「官職祿位」。伏老！我願「貢獻」至少須有幾年以上的生命，以貢獻現在沙漠似的社會青年！

廢話說得太長了，有占寶貴的篇幅。我喊一聲：

「老當益壯！

貢獻萬歲！」

一七，一月，張天一，莊燦，于西子湖畔。

世界週刊 第六期

關於藝術 (有島武郎作) 白濤譯
 旅途(小說) 金仲芸
 Beethoven 的信 效洵譯
 留別中國(詩) 長虹

文學週報 (世界民間故事專號)

第五卷 第二十四號
 (第二百九十九期)
 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白璧爾的兒子 喜馬拉雅 徐調宇
 巴古齊汗 高加索 西誦
 蓋留梭 意大利 趙景深
 富農的妻子 挪或 顧均正
 神奇的頭髮 塞爾維亞 徐蔚南
 青島 法國南部 徐蔚南
 狐醫生 俄羅斯 黎烈文
 最後半頁 趙景深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新評論 第四期

黨國的新命脈 (一)「共產」二字是應當
 王祺的事例 田聲
 腐化的青年 陸翰岑
 陰歷是不能革除的嗎? 李志峻
 新都觀察談 萬宇
 甫安之戀(小說) 陸翰岑
 夢痕(小說) 陸翰岑
 通信

每月十五及三十日出版。
 每册價銀四分，
 外埠加寄費一分。
 郵票十足收用，
 但一分及四分者為限。
 發行所 上海江西路吉慶里七號
 新評論社

特價辦法
 學生，兵士，工人，如同有六
 人以上，聯名訂閱，全年份
 只收銀六角，但要舉出一代
 表，以後刊物全數寄給代表，
 以省費用。暑假及年假內，可
 以因訂閱者的要求隨時分別寄
 到他的家鄉去。

新農報 第十一期

我國農制和西方農制 王陸親
 飼養器蜂羣之關係 張志焯
 局部之農業種種經驗談 古之愚
 天然孵卵育雛之經驗談 鮑天乙
 讀謝敦吾先生實驗養雞談 徐飛
 後之疑問 章守廉
 深漆的討論 鮑天乙
 養蠶的研究 陸翰岑
 天瀟路清雲里二十六號

生路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曙光樓桐孫
 黨治下如何開辦生路 胡行之
 可疑的良心 介六譯
 愛之還俗 忻啓三
 老生常談 老生
 ●酒醉化●遠視眼和近視眼
 ●貨真價實
 三封信(小說) 碧嫻女士
 除夕(獨幕劇) 胡開瑜
 桐影(詩) 王任叔
 文藝閒話
 編完以後
 定價每期一角五分
 上海交通路新學會社發行

中國人免不了寫中國字，
寫中國字最好用中國筆墨，
中國筆墨可算

老胡開文筆墨莊

的出品最好：

價廉，物美！

用過的當然知道，
沒有用過的一試便知。
賜顧的請認明我們的註冊商標

廣戶氏

——因為冒牌的太多了！

總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北首河南路三百八十四號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漢口等處。

總製造廠 上海閘北南山路

注意！ 外埠可以通信購買